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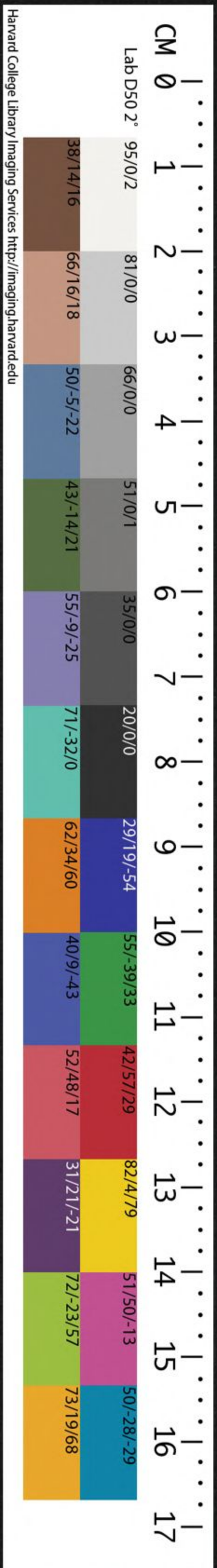
OCT 4 1951

01

T 234/49326(1)

易往蒙引

一



國朝四庫全書  
經部易類

重刊易經蒙引序

虛齋蔡子以理學名成化弘治間

說若干卷坊間有舊刻顧荒缺弗理

人有遺恨三子存微存遠存警雅嗣

先志各出家本以增校予屬祿仕分

心未之及也退居暇日始克承事書

成將刻之庸書數言以告學者曰嗟

四

乎易豈易言哉夫五經之有易猶衆  
水之有海也海不可列於衆水易可  
列於五經哉夫何詩書禮樂春秋皆  
經也然章自爲意句自爲義易則不  
然稽實以待虛託一以該萬以六十  
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冒天下之道豈  
與諸經比哉聖人以辭而說易猶人

以舟而涉海涉海者乘長風破巨浪  
窮力之所至謂之見海則可謂盡海  
之觀則未也說易者擬形容象物宜  
窮意之所至謂之見易則可謂盡易  
之蘊則未也是故易可象而不可言  
可言而不可盡聖人其猶病諸况其  
下者乎河南見理而遺數建安舉數

以兼理二者不同要亦齊魯之間爾  
蔡子之說何以過是然近世諸儒說  
經未能或之先也或者見其字分句  
解遂目之爲訓詁吾取其大者而已  
訓詁非所知也或者見其旁論遠引  
遂目之爲支離吾取其近者而已支  
離非所知也學者信吾所知所不知

者置之以俟他日斯則切問近思之  
學矣  
同安次崖林希无序

易經蒙引卷之一

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 著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敖鯤重訂

○周易上經

周代名也本國名在雍州境內岐山之陽蓋周始祖后稷封於郃曾孫公劉遷郃至十三世孫大王乃遷於岐所謂岐周大王傳子王季孫文王至曾孫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因用其國之故名以為一代之名自古得天下者其代名率用故號如唐堯本唐侯也虞則舜之氏也舜封伯益於有夏湯之先世居商丘是皆其故號也後世如秦并天下亦只稱秦漢

則項羽王之漢中曰漢王又如曹魏司馬晉至宋齊梁陳歷代皆以本封為一代之號李唐則起自唐公趙宋則因所領歸德軍為宋地唯元別取易經乾元之義不踵前代故事至我

朝用大明實用元人之意也者來元人之意亦是蓋不以偏方之名名天下也不可以為與古制異而非之但其改號詔詞多出文人曲筆有曰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以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大夏以殷中則全非其實矣此文人之所以不足貴也我

明建號大明詔旨獨不然只曰於吳元年正月初四日告祭天

地于鍾山之陽即皇帝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年為洪武元年云再不援古以證今氣象殊光明○岐周即今鳳翔府因文王時鳳鳴於岐山故名鳳翔唐肅宗即位于靈武次于扶風郡因改扶風為鳳翔見有岐山縣謂之岐者以其山有兩岐又謂之周者岐山下地名也故曰文王生於岐周

○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

交易變易在易有之在實體亦有之本是實體上物事模寫入易中耳本義主易言交易從卦圖上看變易從著策上看○造化之交易變易具見於朱子小註宜詳玩之朱子曰交

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是也○或曰交易是對待之定體如何見得是交處曰如天上地下相對也則天氣下降以交於地地氣上騰以交於天其實理固然矣推之山澤雷風水火皆然故山不得水不能生草木鳥獸澤不得土不能生魚鱉蛟龍則相交之理亦昭然也以至雷風則相益者也水火則相濟者也天地間蓋無一物不然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凡君臣父子長幼朋友內外上下剛柔文武以至庶物之雌雄牝牡食味之酸醎涼熱等類凡其二者之對立而其理之相湏

者皆謂之交易也雖至微之物亦各有箇面背內外面背內外則相湏而不可相無者是亦交易所在矣故程子曰天下無無對之物易之交易即所以像乎此也此理若實得於心而變通於事爲之間亦真可以手舞而足蹈也愚謂若就逐卦六位言則初陽而二陰三陽而四陰五陽而六陰是亦有對待之義又以橫圖言在兩儀則陽與陰對在四象則太陽與太陰相對少陰與少陽相對在八卦則乾陽與坤陰相對震陽與巽陰相對艮陽與兌陰相對坎陽與離陰相對其在員圖方圖皆然又以卦之反對言之則自乾剛坤柔比樂師憂以下一一皆有交易之義也蓋此理無處無之在易書

皆然○朱子曰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此是占筮之法蓋卦爻之在圖書初無變之可言雖於占筮得卦之後有九六七八之數則九者變爲七六者變爲八於是有變易之義耳大抵易有卦有著有卦無著則易爲無用有著無卦則易爲無體交易大抵主卦爻言變易大抵主著言○朱子曰陰陽做一箇看也得做二箇看也得做兩箇看只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若專指流行者言如寒暑只是一氣而分陰分陽亦有两儀象也朱子此段之言蓋專指流行者○造化之交易所謂分陰分陽天地四方是其至明而易見者也故天陽與地陰

相對南陽與北陰相對東陽與西陰相對交易則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者也故晝陽往而夜陰來夜陰往而晝陽來暑陽往則寒陰來寒陰往則暑陽來此氣數之相推者也○交易變易在造化在易書俱要分合看得方是如天地定位合言之交易也專就天言則有南極北極之分專就地言則有南北高深之辨此又分言之交易也如晝夜之相推合言之變易也晝午前爲陽午後爲陰夜則子前爲陰子後爲陽此又分言之變易也至於易卦亦然又交者亦有變變者亦有交交易者陰陽之質其定位也變易者陰陽之氣其相爲消長者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無不皆然○交易者陰陽之



相間變易者陰陽之相因交易即朱子原象替中所謂交易為體往此來彼者也變易即替所謂變易為用時靜時動者也○舉天地間物物皆是易不是變易便是交易二端之外更無他也此古之聖人所以用一易字以該括之而朱子又分為變易交易二義以發明之也嗚呼盡之矣○雖然動靜相生而無端故對待亦有肇於流行者所謂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是也流行亦有對待者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陽極而靜靜而生陰陰極復動者也

○以其簡褻重大故分為上下兩篇

簡竹板也即汗青也謂之汗青者竹以火汗之則不蛀也褻

書衣也積簡而以韋貫其端故曰韋編其勢必為之衣以包裹之然後定也古者有青縑褻或布褻絹褻簡褻本重大若通六十四卦及許多卦爻文字總為一篇是誠亦重大之甚而不便於舉閱矣故從中斷自咸恒以下為下經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首咸恒終既濟未濟兩篇之分實亦有不徒然者且六十四卦何以不以三十二卦為上經三十二卦為下經而乃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何也先儒謂天地萬物之父母故上經首乾坤夫婦人道之始故下經首咸恒此本孔子序卦傳之意也至於下經之所以終既濟未濟者序卦傳亦自有明說矣但上經之終於坎離先儒雖未有論及

者愚意乾坤者造化之本體坎離者乾坤之大用坎爲水陰也離爲火陽也天地之所以造化萬物者一陰一陽而已此即太極之陰靜陽動也凡單言水火便當陰陽便包五行使乾坤而無坎離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此上經之所以首乾坤而終坎離也歟觀先天圖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亦爲有意又後天圖從中起便是南離北坎純以坎離作用爲主也下至參同契悟真篇醫方等書往往提掇箇坎離或水火二字亦足以明造化之不外此兩端矣○上經首乾坤終坎離造化之始終備矣下經首咸恒終既未濟人物之始終備矣○上經終於坎離其理最妙若再擇二卦以易之

便不得如此之精意也此朱子感興詩所謂崑崙大無外磅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者也與下經之終於既未濟實同一意○何謂只言水火便該五行曰陽自天一生水爲始而三生木以終之也陰自地二生火爲始而四生金以終之也水實該木火實該金土則寄居四行之中此猶只言仁義而該禮智信也

○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

此正經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則皆所以釋經者也傳字對經字言周易上經經字內着不得十傳蓋古易上下經二篇十翼十篇各自爲卷也以其皆所以釋經之義故於開卷

之初輒用經字并及之

○中間頗為諸儒所亂

亂者凡二次復古亦二次漢費直初以彖象傳釋經總附於卦爻辭之後鄭玄王弼宗之又分附卦爻辭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於經而繫辭傳以後自如其舊歷代因之是為今易程子所為作傳者是也自嵩山臯說之始考訂古經釐為八卷蓋上下篇卦爻辭合而為一上下繫辭傳亦合而為一上下彖傳一上下象傳一文言一說卦傳一序卦傳一雜卦傳一通為八卷至東萊呂氏乃定為經二卷傳十卷是為復古占易而朱子本義所從者也

三三  
乾元亨利貞

一者奇也陽之數也○只實處便是一虛則二矣○乾一而實奇圓圍三便見陽數奇矣○一或讀為單者非也單只是少陽若以易用九言一却是太陽所謂重也縱不專指太陽亦須兼得太陽方是若讀為單音只作少陽看矣當考筮儀四象之異處筮儀老陽畫為○重也少陰畫為一拆也少陽畫為一單也老陰畫為×交也至今凡占卜者皆用之不知始於何人○一既不可讀為單然則一亦不可讀為拆矣今人槩誤讀也不如讀單為奇音讀一為耦音較無病也

○乾者健也陽之性也

蓋天地間凡陽皆動動而有常見陽性健也○胡氏曰一者奇也陽之數也從象上說乾者健也陽之性也從理上說

○伏羲仰觀俯察

云

一陰一陽之象

天地間不外乎陰陽陰陽之數不外乎奇耦以其大者言之天陽也何以見其奇蓋天之形包乎地之外一而實者也故為奇地陰也何以見其耦蓋地之為地盡能容載乎天之氣以養育乎萬物二而虛者也故為耦又以在天之日月言之日則本體自明且萬古常盈而不虧一而實奇也月本體虛常受日之光以為光且有盈有虧亦二而虛耦也又以地之

山水言之如水其體虛也故投之以物則隨而沒入有耦象焉山之視水則其體實矣非掘不入故雖只是地之隆起者然以對水看則亦奇象矣○或曰水能載舟萬物投之俱不沒何謂其虛曰投以實物無不沒入者木性虛故不沒非惟木也雖瓦石作巨物而虛其中以置之水亦不沒入蓋受實而不受虛也嘗有以瑪瑙碗置水面不沉者唯其中虛為陽氣所聚故也今以銀錫為罌蓋置水上亦自不沉或曰陽實陰虛今乃以虛為陽何與曰以質而言則實者為陽虛者為陰厚薄之分也以氣而言則中虛者為陽中實者為陰輕清重濁之分也○以日言之午前半日為陽午後半日為陰以

月言之望以前一半為陽望以後一半為陰以山言之則山  
南為陽山北為陰山面為陽山背為陰如禹貢所謂岷山之  
陽與所謂至于華陰是也如海之水則潮為陽汐為陰如江  
河之水上流為陽下流為陰又凡奔流者為陽停滯者為陰  
亦各有陰陽也○今淮安府有山陽縣紹興府有山陰縣又  
湖廣有漢陽漢陰則以水分也○且陰陽之分在人在物無  
不有之如人之男女男陽而女陰也然男女之身各有血氣  
血陰而氣陽也所謂一物原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而  
人身之血氣其界分亦自不同如醫家診脈法左右手寸關  
尺三部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左寸部輕按診

心重按診小腸左關輕按是肝重按是膽無往而無箇陰陽  
之別雖一草一木之微其所以為形氣性味者亦莫不分陰  
分陽故官桂味本辛熱然用枝則氣薄而開表用肉則生溫  
而補腎若紫蘇主下氣開胃然煮汁飲之則除虫毒其子則  
又安喘嗽為用不同者以其性味自有別也此皆是一分為  
二之理可見無物無對不是陰便是陽陽便變陰陰便變陽  
豈非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耶○以上皆以交易  
者言對待之陰陽也今更以變易者言之如氣序之流行甲  
年為陽乙年為陰也在一年中春夏又為陽秋冬又為陰也  
自春夏言之春又為陽夏又為陰自春一令言之自立春至

春分以前又為陽自春分之後至立夏之前又為陰餘皆以此類推之雖一箇時辰亦分上下四刻雖一息之微亦分一噓一吸凡此類非只是苟且分折各有配屬而已其理數之際各以類分至微至妙有不容以毫髮謬亂者故聖賢謹而辨之如象之膽則隨四時所在不同如猫之目精則隨十二辰而變其理數之微妙有不可盡言者○奇者兼乎耦者也耦者分奇之半者也如舉日則包夜奇也夜只得日之半耦也朱子謂天地間只是一箇陽氣下截便是陰陽全陰半又曰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蓋以下截對前一截者則有耦象矣此以氣言者也若從此節節推去每一分為二亦

自是生生之數○問陽進陰退就造化人事言之則如何曰春夏氣之噓秋冬氣之吸吸則退藏矣又如人身四十以前日向於壯進數也四十以後日浸以衰退數也然又須知陽全而陰半陽無終盡之理也而陰只是陽截後一半如今之和尚雖年八十而猶剃髮蓋髮常長也但比四十年前不同耳○橫圖六十四卦總是兩儀界內截作六十四段只為要下次分明姑更畫出上面來耳以實體言則所生之子只在母腹之中若以卦畫言則所生之子不免在母腹之外○橫圖純陽純陰所以獨在兩頭者蓋初畫之始右邊為陽左邊為陰耳再畫出時又右陽而左陰三畫時又右陽而左陰右邊節節

得陽則積而為純陽其次則雜乎陽矣右邊節節得陰則積而為純陰其次則雜乎陰矣此乾坤二卦所以獨居兩頭而允離震巽坎艮皆圍其中也

○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者只是以象此陰陽之生生不已也朱子曰陽氣便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下面空缺處便是陰愚謂此卦之所以有六畫也其圖如左

子	復
丑	臨
寅	泰

卯	大壯
辰	夬
巳	乾
午	姤
未	遯
申	否
酉	觀
戌	剝
亥	坤

成形之大者為天坤卦亦曰陰之成形莫太於地可見不可

就以乾坤當天地看凡至健者皆為乾凡至順者皆為坤此  
乾坤所以足應萬人之用而彖傳之言所以為專以天道明  
乾義以地道明坤義也

○乾道大通而至正

天地間凡柔者皆不足以有為惟剛健則有能為之資而物  
莫之阻况乾又是至健者此乾道之所以為大通也○凡萬  
物之剛者必正柔者必邪乾則純陽至健又正之至者也○  
乾道大通而至正最好玩味是此一句雖孔子後面許多言  
語皆在其中天之四德一大中至正之道也聖人之四德亦  
一大中至正之道也方知孔子主義理說不是易外意也○

何謂天之四德一大通至正之道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  
矣即此可知○何謂聖人之四德亦一大通至正之道曰聖  
人之心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即此  
可見○尋常盡說易是窮理盡性至命之書自今觀之卦爻  
辭何處是說性命殊不知有形而下之器便有形而上之道  
有至著之象便有至微之理如乾元亨利貞便是從乾道大  
通而至正上來坤利牝馬之吉便是從陽全陰半地道無成  
而代有終上來乾豈不是性命耶是以學須見到天人合一  
處

利在正固



事有未正必欲其正事之既正必守其正此正固二字之義也固所以全其正也如此說貞字之義乃盡○元亨謂其事可為也利貞謂須善為之也○易以道義配禍福故元亨而必利貞也○易雖主卜筮然以道義配禍福與他術數書不同所以為經也故無不效昔晉何晏聞管輅明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坐請作一卦當雲主三公不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輅告之曰元凱輔弼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侯哀多益寡非禮弗履則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後二人皆坐事誅夷按輅以易數名而其言如此是知以

管輅以易數名

道義配禍福者矣當老莊虛浮之世而有如此等人物亦豪傑之士哉愚嘗謂上有天下有地中有人天有時地有利人有為人為之功用亦大矣人為之善者或能吉其凶其不善者則能凶其吉愚故錄輅之言以正易道之門戶也○颺又嘗問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何也輅曰善易者不言易也斯蓋真知易之廣大而悉備隨時隨處隨物無往而不在于不可以指摘而言也何也夫易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學者但能任理以應事動靜不失時則何往而非易故邵子曰孟子善用易而七篇中未嘗一言及易也程子曰易學後來曾子子夏煞曾到

上面然曾子子夏之言傳於後世者亦未嘗有一言及易學者於此可以加思索工夫矣本義所謂保其終不可說是保得元亨蓋元亨只是許他去做此事言無所阻礙而已未見有成功處有何可保語錄有知其大通却守其其正以俟之之說此句恐有誤字或未定之說也○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專指文王繫辭言不兼伏羲言文勢是如此理亦是如此看精意二字正指卦辭也大傳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要之文王之辭亦所以發伏羲之蘊也

○開物成務之精意

如初占得乾時知其元亨且利貞此是開物也從此去做事既元亨又利於貞便是成務矣○或謂開物以元亨言成務以利貞言此說新巧理則不通必若其說他卦有專言利貞者是無以開物矣又有專言元亨者是無以成務矣只看大傳所謂開物成務者語意如何○乾卦卦辭只是要人如乾樣坤卦卦辭只是要人如坤樣至如蒙蠱等卦則又須反其象此有隨時而順之之義有隨時而制之之義易道只是時時則有此二義在學者細察之○或謂伏羲之時有畫無文只是使天下之人觀其象而已能如象焉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如乾道有大通而至正之象占者必如其大通而

又能如其至正則善矣豈不亦明白耶然民不可使知之如上所示要是聖賢分上事先儒此說恐猶欠平實也○問聖人未繫辭之前全無文字可憑恐終只是觀象以斷吉凶曰觀象以斷吉凶時在聖人亦須有箇法則處之不是人人著他自觀象以斷吉凶也洪範七稽疑曰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而傳曰著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地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著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為人斷吉凶也豈謂古者民淳但觀象者盡能知吉凶耶然求其能傳著龜之意者亦不可多得是以後世聖人終不得已於繫辭也今雖有卦爻辭而筮得之者往往有

與所問之事全不相應者將如之何看來神而明存乎其人猶須觀象以通其變也○先儒曾有因日食而筮者得大有之需大有乾下離上需乾下坎上乾不動唯上離變為坎筮法三爻變者當占本卦乃爻之卦象辭此一卦辭將何以斷此占乎渠未得其意只以卦象求之謂上體離日為坎月所變是日為月所掩日食之象也自以為得之而需卦辭所謂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大有卦辭所謂元亨者皆無所預矣然以愚意推之彼因日食而筮鬼神若只告以日食之故如此則萬古日食之故皆然鬼神徒以此告之於時事何所關耶於其人何所發耶蓋鬼神所告之意殆謂上離為日君象也今離變為坎天上之日為日所掩是君德為陰邪所蔽而失

其明也此須人主得德以弭之而脩德之道必如雷之內言  
乎而光亨而外又事事以正則吉矣由是天災可弭世難可  
夷是謂利涉乎大川也天川既涉大難既平則復為大有之  
元亨矣茲豈無預於卦辭耶信所謂受命如響無有遠近幽  
深遂知來物者也夫抵盈天地間無處無陰陽二氣陰陽之  
良知即其靈也有感必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斷亦非偶然  
者○人於卜筮之際似乎實有神司之者嘗聞宋高宗微行  
遇善卜者謝石以杖於土上畫一字令相之石思曰土上加  
一成王字殆非凡人耶疑信間令再出一字高宗乃作問字  
筆勢兩直飛開石曰左看是君字右看是君字非主上無此

謝石卜  
高宗

術矣遂拜伏帝歸召而官之一日寫春字命相之其上半體  
墨重石曰春頭太重壓日無光時秦檜專權秦字春頭也日  
君象也檜聞其言以為為已發恨之求其罪寘遠州道遇一  
女子名能折字卜石書謝字令相曰不過一術士耳是寸言  
中立身也更令相石字曰逢皮則破逢卒則碎蓋押石之卒  
即皮姓石竟終貶所如此者豈非神運其筆動中肯綮乎斷  
非偶然也凡今卜筮每每有奇中者實皆神之所運也有其  
誠則有其神矣○參義曰乾之為卦至大矣而其占辭之略  
何也曰辭之略者此其所以為大也諸卦之言亨也有曰元  
者矣有曰小亨者矣有曰某事亨者矣而乾乃獨曰元亨則

無往而不大亨也。諸卦之言貞也。有曰利某事貞者矣。有曰  
小利貞者矣。有曰利艱貞者矣。而乾獨曰利貞。則無往而不  
利於正也。非元亨利貞字大。乃乾字大也。○愚謂貞之一字  
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樞紐也。夫子所謂一言以蔽  
之者也。比時字尤切。然貞則時矣。試觀一易卦爻中。凡貞則  
吉。不貞則凶。貞則利。不貞則不利。貞則凶害。反為吉利。不貞  
則吉利。反為凶害。又凡言吉利者。雖無貞字。理則自貞中來  
也。凡言凶害者。雖無不貞字。理則自不貞中來也。學易者要  
須識得。

初九潛龍勿用

○凡畫卦者自下而上

畫卦自下而上。不只是作易聖人然也。凡衆人占卦者。之畫  
卦皆然。其自下而上。則所以象氣之消息及物之生生也。蓋  
天地之間。只有氣與形二者而已。如井泉先溫之類。可見氣  
實自下而上也。萬物皆以漸而長。自卑而至高。可見其形亦  
自下而上也。故畫卦者以之。更看十二月卦圖。陽自復而臨  
而泰。以至於乾。自姤而遯。而否。以至於坤。此其象之至著者  
也。

○陽數九為老。七為少

主著彙言。然其數之所由起。則實自造化來也。故曰參天兩

地而倚數○凡數之始只是三與二而已七八九六皆從三  
二而起所謂三三為九二三為六兩二一三則為七兩三一  
二則為八○陰陽象數決然有不可易者故九六七八等字  
最重且河圖水居北其數成於六故雪花便六出以此見兩  
類亦是六但以其融液不凝結不得而證耳如龜之文中五  
行次八卦次二十四氣箇箇如此鯉魚之背脊鱗六六三十  
六豈有一毫謬亂哉

○老變而少不變

天下之物凡至變處皆是老者其未老不變也花開到透時  
之真射落人到老時便有死期矣自造化言寒到極處然後

變為暑暑到極處然後變為寒亦老而變也晝到晡時老也  
乃變而夜夜到五更時老也乃變而晝○易占其變故謂陽  
爻為九不為七也○七九皆陽數六八皆陰數陽主進九者  
進之極也故九為老陽陰主退六者退之極也故六為老陰  
○問一二三四五皆數也而獨用六七八九何歟曰河圖一  
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位其本身也數  
其作用也造化生成萬物皆其作用處故易中只用六七八  
九亦造化之自然非人所能為也夫一連九為十二連八三  
連七四連六各為十此豈人之所能為哉人為者斯有空而  
不合泥而不通者矣○六爻之在圖與書初無變之可言下

不得九六字九六著策之變數也○今占卦如五爻皆九一爻獨七則占其七是未嘗不用七也但逐爻則皆用九以用者多也八六放此周公本就各爻係辭因奇耦各百九十二其畫相類無以別也故姑以初九等字為則若得寬布六畫而每畫下繫之以辭則亦不用初九初六等字矣今之用初九初六等字以代其本畫也因本其所以然作圖于左

亢龍有悔  
飛龍在天 或躍在君子終日 見龍在田 潛龍利見大人 淵无咎 乾乾夕惕 若厲无咎 利見大人 勿用

○龍陽物也

龍純陽之物也故極其輕清而能變化純乾之陽自與他卦

不同蓋龍物之靈變不可測者也○初九潛龍勿用此爻在士之未仕者得之則當隱約以待時在仕者得之亦當隱身而退避在庶民得之則不利有所往在商賈得之則宜深藏而不市若以天子之尊而得此爻亦或時當主靜或事當謹密也○周公之繫爻辭或取爻德或取爻位又或取本卦之時與本爻時位又或兼取應爻或有取所承所乘之爻有兼取乘應與時位兼全者有僅兼其一二節者又有一爻為眾爻之主者則兼及眾爻大槩取義不出此數端○或曰程子言爻才而子言爻德何也曰程子於卦亦言卦才朱子本義改稱卦德夫卦有卦之德爻亦有爻之德矣德字則兼德才

邵子欲傳易  
二程

字○易本義立象占二字盡著卦之始終矣象在卦占以著卦者易之體著者易之用缺一非易也故朱子之學易不敢只安於程傳之成說也○邵子平日欲把一部易數傳與二程二程全不問他邵子亦不曾與他說所以伊川後來作易傳於象數上略了只據胸中所得之義理來解說朱子服其理到但以其未得易之本旨故別為之註而自名曰本義便見程傳之說未為本義矣本義字字皆從畫上味出亦多本之孔氏也

○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

小註孔氏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升卦六五身于岐山明夷六

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馬融陸績等皆以為爻辭出於周公○大抵非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不敢繫易雖有謬為之亦不足以開物而成務此文王之後繫辭者後世所以必其為周公也歟然在當時未必周公之外更無此心胸者○今據馬融陸績等以為爻辭出於周公不知馬融陸績之說果何所據又按大傳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槩皆是疑辭也而本文則斷歸文王蓋別有據也或曰亦只是據史記云耳然史記出於謬傳臆說者最多况其本文亦曰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蓋之一字亦似未



敢質言也。且其益八卦為六十四卦之說，今亦不之憑矣。○  
或謂孔子所以疑其出於文王者，蓋在自我西郊之一句上。  
來若以理度之，文王既繫了卦辭，不應獨缺了爻辭。不繫直  
候周公後日來足成之，且周公未繫爻辭之前，天下之人若  
占得爻者，不知何所取決乎？文王獨不為慮及此，是可疑也。  
○唐王績著負斧者傳，以為文王繫辭不言其繫卦辭，似是  
連爻辭俱歸諸文王者。然以為爻辭亦文王所繫，則箕子明  
夷之類，有不通矣。王績所傳尚欠分曉也。○易經卦爻辭雖  
未必是文王周公之所作，其亦聖人之徒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剛健中正，以體而言則剛也；兼用而言則健也。居下體之中，  
則中也。中則無不正矣。蓋以九居二，亦非正也。但純乾之德，  
與他卦不同。故朱子獨自主張曰：剛健中正，云剛健從九字，  
上看中正從二字，上看下句出潛離隱，亦從二字，上看二是  
位也。○出潛承潛龍而言離隱，以出潛之義言。○澤及於物，  
物所利見，大人不出則已，出則澤必及物，澤不及物則已，澤  
既及物，物必利見之。此理勢之自然也。如龍既見，則亦有雲  
雨之被於物者矣。○剛健中正，以德言出潛離隱，以時言此  
之所謂剛健中正，即文言所謂龍德也。此之所謂出潛離隱，  
即文言所謂正中也。此之中正與文言正中全不同。○凡大

人皆是德位兼全之稱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所謂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故亦謂之大人○此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謂爻為主而占者為賓也相字輕不要交互說但一主一賓之相對便自有相交之義非若他爻占者若占得此爻便自以其身當之也故自為一例易中用相字多如此如鼎九二本義曰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於惡而為讐言矣按此爻本只是初求二二未嘗求初也而本義亦曰相求相字之義可識矣○見龍在田還是伊傳之傳不可指孔孟孔孟當時安得澤及於物而為物所利見乎其曰九二未得大人之位者言未得在上之位如九五耳其實德施普也

天下文明非在大臣之位則不能如孔孟畢竟皆是天子行者安得天下文明而為見龍也○按朱子語類文言九二條有曰九二却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又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其下文又云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只得乾乾惕厲恐懼此便是伊周地位蓋以伊周當時實居百僚之上而攝天子之事正為危地而當惕厲時也似與九二伊傳之說自不相妨蓋一則主得位而及物言一則主居乎危疑之地言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夕字對終日言終日只是晝也夕是日沒之候○乾乾之義

亦健也。自強不息之意。不然則頽墮放弛矣。故繼之曰夕惕。若言終日乾乾。雖至夕其心猶不放下也。○重剛不中。重剛本是過剛之資。不中則所以用其剛者。又不當也。○居下之上。則有重責在身。所謂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者也。所謂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者也。故曰乃危地也。○乃危地也。或專指居下之上。看來亦帶上一句。蓋居下之上。本當有危。然非重剛不中以居之。未成其為危也。○厲无咎。既无咎則不厲矣。○本義惕厲之厲。與爻辭厲字。死活不同。故語錄云。厲无咎是一句。

九三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既當懷乾乾惕厲之心。

且性體剛健。又有乾乾惕厲之象。故周公本其象以戒。言者

曰云。云。○終日乾乾。夕惕若。則所以行之於身。措之於事者。

必以其道。而不敢肆矣。信乎其无咎也。○重剛不中。以取危者。此九三也。性體剛健。能乾乾惕厲者。亦此九三也。如晉周

處。膂力絕人。不脩細行。嘗問父老曰。今歲豐人樂否。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曰。三害云何。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

為三害。處乃入山射殺猛獸。投水斬蛟。自厲志好學。為善卒

為晉名臣。此可見過剛不中。亦此人也。乾乾惕厲。亦此人也。

○此爻大意。謂人能以危道處危地。則終於不危矣。此純是占然。亦自有象在。故本義推出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

象云所謂凡言吉利者雖無貞字在然理却在貞中來者此類是也○九陽爻三陽位然七亦陽爻八亦陰爻也不可遂以此而專謂九六主變為爻也○乾以惕厲无咎震以恐懼致福蓋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不易之理也○一說易中之爻義以得中為安如蹇利西南往得中也渙剛來而不窮之類是也故三居下之上為危地然據朱子語類九二條云九三居下之上位已高了所以只得憂懼則此說又不合矣大抵舊說為正且合此卦位有隱顯之義○就九三重剛不中還就性體上說為是如蹇之剛得中也渙之剛來而不窮都是就性體上說他有得安之理固非以得中為得地不窮謂不危也○雲峰謂爻惟三四為人位故言无咎不思易中言无咎者何限豈皆以人位取耶又不可謂惟乾卦分天地人位也○先儒又謂九三人位非龍之可據故言君子此又不通之論也以此卦九四觀之四亦人位也而曰或躍在淵躍淵非龍而何以九二九五言之曰利見大人亦非人位也蓋聖人下筆如化工因物付形如初可象龍之潛二可象龍之見至三之惕於龍有難於取象者則又就人事上直說至四五上有可象者則又象以躍飛亢何妨如蒙卦六爻皆言蒙至六三則不拘剝卦六爻皆言剝於六五則不拘又如坤卦純陰而六龍戰豈可為典要哉

九四或躍在淵

或者疑而未定之辭此一句最難看或說是就繫爻聖人而言非也疑而未定者四也四自或聖人乃從而或之耳謂之或躍猶云欲躍故文言曰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玩咎豈不是九四自疑如云吾將仕矣之意

本義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龍在淵一躍即升天得水故也若在田則勢反有難者西北方但可種五穀之地皆謂之田不若南方人指有水種稻者為田也此田縱有水亦甚淺如今大禽鳥若在小天井裡便難以騰身此雖非所以論龍然理亦彷彿是如此○二四之高下當於

見躍二字別之不可泥田與淵○躍本是起或躍則未便起也○夫四居二之上今二曰在田四曰在淵淵反下於田不稱其位之高下何也曰據田與淵言則淵若下於田據躍與見言則躍淵為高於在田矣蓋謂之見則其勢已定謂之躍則其勢方興故義云或躍在淵而起則向乎天矣○此文當重在或字上在淵猶云于淵耳雲峰謂或者審於進在者安於退此恐未然蓋進退未定之時或字上都有了字宜輕看若泥在字則在淵乃潛矣其曰或躍在淵即是或躍于淵耳故曰重在或字九陽志於進四陰則不果於進居上可進居上之下則疑於未可進故曰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

○九陽四陰本是能疑之人居上之下又是可疑之地下文所謂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亦須兼此意不可專承居上之下說若不是九陽四陰則雖當疑而不能疑矣以此證之九三爻為危地也亦當兼重剛不中而不專承以居下之上說無疑○人惟進退不隨時故或先時而有為則不免於躁進或後時而不為又不免於失時皆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乾爻至九五盛之極也善之至矣至此宜為亢矣日中則昃月盈則蝕自人家言之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亦盛極而衰也

上九亢龍有悔

陽極於此進之極也極則變矣故動必有悔吉凶悔吝生乎動故本爻着箇動字悔是動處悔也○蔡澤謂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自反者也亦善言易矣澤相秦數日而歸相印其庶幾乎非苟知之者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據朱子本義謂用九是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見群龍无首吉是此卦六爻皆用九者之占辭故本義下箇因字用九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必綴之六爻之後者蓋道其所以然而總承之也○此爻本義愚竊有疑蓋據

周公於乾六爻之後方著出用九二字似當指六爻皆九者  
言况其辭云見群龍无首吉則分明是說六爻皆用九者道  
理矣又據孔子象傳及文言傳節節皆是主六爻用九者言  
但本義不主此說○若依朱子之說則於用九之下又當添  
六爻皆用九者一句○愚謂自初九至上九爻之變也未乃  
綴之以用九者總六爻之變也而本義之意不然姑闕此疑  
○愚謂用九二字綴在初九至上九之後明是六爻皆用九  
者言故於用九二字上看得有見群龍无首之象如初九之  
潜龍勿用四字無一字不自初九二字出也九二之見龍在  
田利見大人亦無一字不自九二二字出也今以用九為諸

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却又因繫以此卦六爻皆變者之  
占辭實是氣勢隔越况象傳及文言悉以用九二字當見群  
龍无首亦可見矣本義若要明通例蓋於初九之下明之是  
亦可疑○見群龍无首此語最有斟酌不言无首不見其為  
變若只言无首又不見其本為龍如此立象見其本剛而能  
用柔也○見字與見承負塗者略同彷彿之辭無是實事  
○剛而能柔吉之道也

朱子作張魏公行狀未述其所論剛柔之義曰君道主剛而  
其動也用柔故乾動則為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故  
坤動則為乾矣夫必遠好色必去小人必安社稷必服四夷

乾之剛也。至於禮臣下恤百姓虛心取善舍己從人其動莫  
非柔矣。不敢倡始不敢爭先。循分守安進退之類。坤之柔也。  
至於犯顏敢諫捐軀盡節可殺而不可辱。可用而不可使。為  
不義托孤寄命正色立朝其動莫非剛矣。喜觀易者必觀剛  
柔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或得或  
失或吉或凶皆可以類推。不知剛柔之用不足以言易也。愚  
按此說本乾用九之剛而能柔及坤用六變而為陽之類亦  
有相發明者且其所關涉甚大也。故備錄之。

彖曰大哉乾元

本義云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

凡言傳者做此此數句須安頓在何處且本文初無傳字本  
義何以如此云云讀者當思之蓋古易經自經傳自傳元不

相混但未得見古易元本耳以意義度之此數處大抵當先  
立彖上傳三字如周易上經四字例乃附其下云彖即文王  
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放此然  
後提起書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而去了彖曰二字  
不用即附其下云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為四  
德以發明之云云其象傳亦當如此例且彖曰象曰字全不  
可曉彖本指文王所繫之卦辭今乃於孔子所釋卦辭之上  
加之以彖曰象本指周公所繫之爻辭今乃於孔子所釋爻



辭之上加之以象曰何也此今易之所以失而古易之所以不可不復也愚嘗竊謂易經大全及今所刊行本義俱欠更張蓋自國初諸老收大全時偶失權度而學者至今多不知有古易矣主司以此而搭題士子依之而綴文殊未安也

○彖象字解

彖象二字之義今之解者皆曰彖斷也象像也相承一律不復究其所以然以為如此解過亦可已矣縱有別說明訓亦作大義所謂故皆略之然古人邇言必察况大易卦爻辭所以立名之義乎愚嘗考之直音彖字註曰彖走悅也孟彖走而悅則頭昂唇仰而毛刺聳豎有開舒發揚之意又韻學集

成及爾雅所解與此略同皆有開舒發揚而無藏匿之意夫卦辭以斷一卦之吉凶其所以發揚卦蘊而開示乎人者固無所不盡也故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聖人以彖名之豈徒然哉象之為物本草言其身備百獸肉皆有分數又曰象以十二種肉配十二辰膽不附肝隨月在諸肉間則其為物固亦近於得天地之全氣者而又有與時偕行之義焉又言其變且廣大悉備而不可為典要象其近也矣聖人取其字以明爻辭者又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此兩義前人既略之愚今亦未敢必其然然二字實皆獸名聖人之繫卦爻辭於數千萬字中獨摘此二字以為之名且兩義一類謂其

全無所取不可也。謂其不知二字之為獸名亦不可也。故獨  
筆所疑以俟後之人可否之。其曰象斷也。象像也。此意固未  
大失。但乃後人衍其義而云爾。如能字本亦獸名也。能多才  
力。後人因以才義用之。正猶象辭以斷一卦之吉凶。後人因  
解象為斷也。若孔子所謂象也者。像也。又言象也者。像此者  
也。只著箇也者字。便覺活法矣。非正解其義也。如曰象者材  
也。亦遂以材字為象之正義乎。而或者不察。又謬以孔子像  
也之言。藉口愚故。未敢和然以為是也。又古人有以檮杌名  
史者。檮杌亦獸名也。後人有以元龜名書曰元龜亦虫類也。  
此與象象二字取義之意何異。然則象象之說未可忽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曰天德之始終。何謂天德。  
大抵天道對地道等言。天德只是乾本身言。○德字切而約。  
道字虛而廣。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味此句意。可見彖傳純主  
天道。其言聖人四德。特用以配乾耳。○曰專者。乾一字所該。  
尚廣天特其成形之大者。又析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  
此之字指乾。蓋乾之所以為乾者。四德而已矣。乾天之性情。  
性情不外乎四德之序。若不指乾。則是謂孔子以四德發明  
占辭四字之意矣。似不相涉。一說此四字雖以四德言。然於  
所謂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其義則歸於同。但

就人事之占言則為大亨而利於正就天之四德言則為大始也亨嘉也物欲得其宜也各正而固也猶坤之安貞本義云安者順之為也貞者健之守也故只以人事言則為安於正以地德言則為安而且貞其理固自相融通也元大也始也

天地間物凡大者皆為始始者便自大有生之初自然之理是如此有生之後當然之序亦如此彖辭元字只訓大者以本文原無始字義也此以有萬物資始一句故兼言之抑乾元之大亦於萬物資始處見也

萬物資始

非以萬物之始處當元始者物之始也物之所資以始者元也元自是天德○請問天德之元在何處而萬物則從何處而資之以為始耶曰此問甚善此理甚妙蓋天之四德默運於冥漠之間而萬物之所以為元亨利貞者惟其機之所動耳所以然者以物物各具一太極蓋自其向日成始之時其陰陽會合坤和之氣渾倫全具而所以為來日之元亨利貞者悉已該載於其中而無遺矣其來日之元亨利貞者不過只是應天之時而行耳今只以一粒粟言之各有一點生意即便是天德之所在機之所伏也故其機發動之時一段滋溫之氣是得於乾之元至其露生之時則得於乾之亨既而

得其利而向於實得其貞而實之成無他也氣候所至而物隨之物固莫之能為也而天亦莫之為也總是統體一元之氣流行貫通而無間然者也不然天雖不物物而雕之亦當一一而取之而天亦當一一而應之而造化亦勞矣亦當有時而息矣豈所謂天道無心而成化也哉豈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妙道也哉○天之四德帝出乎震云也萬物之生長收藏萬物隨帝以出入之謂也故論天之四德徃徃於物上觀之

乃統天

性理大全四時篇朱子曰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為

春氣長得過便為夏收斂便為秋消縮盡便為冬明年又復從春起處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此可見元之統天○張子曰乾之四德終始萬物逆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即所謂四德之循環而無間者也其曰元統天者亦曰就動之端而言耳乃統天天之所以為天者四德而已矣統四德即是統天矣○資始者偏言之元也統天者專言之元也○又朱子曰元亨利貞理也有此四段氣也有此四段理便在一箇中若是說時則有那未涉於氣底四德要就氣上看也得有是氣則理便具愚按所謂未涉於氣底四德終未可曉耳一箇四德豈容分理氣兩端姑記所疑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不必依誠齋氣亨形亨說乾之亨只在品物流形上見雲行雨施一句猶下段乾道變化皆喚起下文之辭品物與萬物不同言萬物則飛潛動植之類無不該品物只是植物指百果草木也若飛潛蠢動之類豈必皆雲行雨施然後流其形即且上句方言萬物資始此即改萬物為品物用字信不苟矣坤之品物咸亨姤之品物咸章類指植物聖人指以植物言亨者指其最易見者以示人耳學易者尚當推類以盡其餘○品物之所以流形者乾之亨也當依萬物資始例看其曰雲行雨施猶是在外可見者若不得那內面乾德之亨的

道理在雖有雲雨之施潤亦無從而流其形矣○品物流形謂乾之亨何如曰自品物觀之向者乾元資始之時僅有其氣而猶未有其形也坤元資生之時始有形而猶未流其形也至是則品物得雲雨之滋潤莫不暢然各流其形而生生不已出出不窮矣此可見乾之亨也流字下得最不苟有生生不已之意品物露出形質便從此迤邐生去如一枝草既有箇芽便發枝發葉抽心抽萼自然續續出來故曰流形也○凡言流者俱是流行不滯之意此即是亨通處○形字對氣字而言資始時還是氣到這裏方有形却又在資生之後資生者胚胎於中流形者呈露於外○參議曰雲行雨施

猶所謂神氣風霆也品物流形猶所謂庶物露生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此條時之一字最重蓋大明終始是聖人洞知得乾之四德終而復始一時焉而已耳六位時成則是見得卦之六位始於初而終於上者亦時焉而已耳至於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其潛見惕躍飛亢應變而不窮者亦時焉而已耳此一節之大旨也

○不終則無始不貞則無以為元也

朱子下此二句明孔子之所以以終字居始字之上者良有以也○大明乾道之終始乾道不止謂天也凡萬物皆有箇

終始其中便有箇四德此理天地間皆是故不曰天道而曰乾道聖人則於天地間此理無不曉暢到底無一之或遺非專止是曉得天之四德循環而已也○或曰但只大明天道之終始則其餘皆不外乎此理矣此說亦通終不如前說之周聖人大明乎乾道之終始則見此六位其為潛為見等箇箇都是見成的全無假此兒尋覓之功此理最妙要信得及○六位時成可就潛見惕躍飛亢字出蓋潛見等字正從位上說不繫於九字孔子作彖傳時已有潛見惕躍飛亢之名矣亢雖有悔合群龍而言亦槩作好者蓋聖人之所乘便為亢而不亢也○六位時成一說未說到潛見惕躍飛亢處且

據位說初二三四五上皆有自然之次第一定之卑高雖假於聖人之手其實非聖人能為之時也然此六位似當專主乾卦六位既只是乾卦六位便有潛見惕躍飛亢之義在矣蓋就時成言則當曰六位就時乘言則當曰六龍成者六位自成乘者聖人乘之初位在下便當為潛二既出潛便當為見三既居下之上便當為惕云是皆自然而成者也故曰六位時成六位時成一說乾卦所以象乾道以乾道言則為四德以乾卦言則為六位故小註云初九至九二之半為元九二之半至九三所謂亨也九四至九五之半為利九五之半至上九所謂貞也似不可非且朱子又曰潛見飛躍皆以

時耳然皆四德之流行也又曰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運而四德之所以終而復始應變而不窮也朱子主四德言亦明矣此更宜詳之不可獨任已見愚謂此說終是可疑朱子著本義時若果猶主此說則此義人所未易曉者當以入之本義矣其可略乎如繫辭傳於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本義則明為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而今本義寂無此意蓋前說特一時之論耳又按朱子語類述此皆分註書之蓋記者箋解之詞義可見其非朱子之定說也今大全刻本却將此分註之言混刻在上了○又按朱子小註謂潛見飛躍之以時皆四德之流行者亦尚可疑蓋乾道四德固是流行者

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也若聖人之時乘六龍以御天豈必皆潛而後見見而後惕惕而後躍哉不過只是六者之時出耳既曰以時而出則或有終日是潛而不見者或見而居潛之先者亦有終日是惕而不躍者或躍乃居惕之先者豈得拘於四德之流行哉故愚意其出於傳錄者之誤也惟時之一字則是正義謂之乘者因龍字生也御者如御車之御故曰以見進退遲速之在我耳○時乘六龍只是潛見惕躍飛亢之時出耳非必謂始潛次見次惕又次以躍飛亢也小註當天運之說不必用他當御天二字意則是也若細求之則當天運之說更是也他義與本義不合○朱子當

天運之說正與所謂潛見惕躍皆四德之流行者同是一起議論如本義自精當矣○乘此六陽以行天道天道自聖人而行也○所謂聖人便是天聖人非天其道則天也○行天道乃能當天運若依當天運之說則天字與天道之天及御天之天俱不同矣原察誠之○此天道與上文乾道不同上文乾道是造化的此天道是聖人的○御天者天道在其所御也明其能行天道也不可以行字當御字○凡御車亦以行夫車也御以行之也車無御者莫行也○聖人之元亨只在時乘六龍以御天一句上此六龍全是說有位聖人事蓋聖人雖在天子之位然亦有時當謹密處此便是時潛而潛或



時乎布德澤以及物便是時見而見至於兢兢業業思患預防處便是時惕而惕或事有應機而發因時而動處便是時躍而躍時飛而飛則如開明堂受朝賀之時是也時亢而不與之俱亢則如堯禪舜舜禪禹之時與凡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處皆是也此便是時乘六龍乘六龍便是御天夫謂之乘龍御天則是聖人一身常駕馭乎乾之六龍而乾之六龍則常出沒於聖人之一身矣此當想其變化無迹之妙處皇極經世書曰仲尼能盡三才之道者以其行無轍迹也○乘龍御天只是時中堯舜所謂允執厥中也○本義上言乾道者起下文卦字及避下文天道字也下言行天道不曰乾道者

天道自聖人身上言又避上文乾道字也各有攸當又如坤卦本義上云柔順利貞坤之德也下云安而且貞地之德也各就本文取字用也○就卦言只可謂之六位就聖人之乘而用之言則當曰六龍○一說六位時成泛指易六虛言時乘六龍專指乾六畫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此說似無害但終不穩蓋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惟乾為然他卦六爻豈足以周聖人之用哉○非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周流於宇宙之間足以供斯人之用而不窮只此乾之六龍亦無一日不周流於天下而天下之人隨其位分之尊卑小大用之皆無少有欠缺焉者也乃知聖人之御天以至萬國咸寧

者實不能有外於此也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此聖人之元亨也

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天下之人亦咸有生意如萬物資始而品物流形若若曰各得其所而咸寧則未也但要見元亨是聖人的不是天子的若到利貞之時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而咸寧則是聖人功業之結果成就處故為聖人之利貞也○一說聖人得天位行天道則是遠而大行者故以為元亨此說似更明功然終非正意須細求之○六合間惟天地與聖人為大故乾卦彖傳釋曰德便以聖人配天道言之願卦則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咸卦則曰天地感

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恒則曰日月得天地而能又照四時變化而能又成聖人又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至於姤於節等卦皆然大槩生萬物者天地也參天地者聖人也易之六位本以天地人三才竝立聖人則盡人道者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或泥本義謂乾道變化為利各正保合為貞然則首出庶物猶乾道之變化也亦將以首出庶物為聖人之利乎萬國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亦將以萬國咸寧止為聖人之貞而不兼利意乎愚意各正保合雖合為乾之利貞然細分之各正者利也保合者貞也文言本義云利者生

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非即此之各正性命乎貞者生  
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非即此之保合太和乎且本義  
上云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謂其只  
是一時事而不宜分屬不可也而本義下面之所以不分貼  
利貞者豈非以此二句意已顯故耶或曰有生之初似非指  
利時而言蓋資始時事也曰非也此對下句已生之後言之  
則亦為有生之初矣正所謂向於實者也○或據先儒謂性  
命以理言而氣在其中太和以氣言而理在其中遂介然謂  
各正為得其理保合為全其氣此於理氣之辨踈矣蓋實未  
曉得性命以理言而氣在其中太和以氣言而理在其中者

耳大抵從各正言須用性命字從保合言須用太和字而各  
正必居於保合之先太和必置之性命之後則確乎其有不  
可移者矣聖筆一字之間夫豈苟哉而本義所謂萬物各得  
其性命以自全者亦可見其非少了太和二字也

各正性命獨於利貞時言之則須於正字看得重方是彼元  
亨時萬物雖已各具生理猶未可遽謂之正也正者所謂物  
各得宜不相妨害之意而本義只云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  
似於正字看得稍輕者以是對下句全於已生之後言不得  
不少有輕重也

本義曰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有生之後又曰

各得其性命以自全兩箇得字與全字正好認全者全其所  
得者也○就各正言則曰性命就保合言則曰太和實非有  
二也○或疑自萬物資始時性命已各正了不待利貞時也  
○殊不知各正性命正是成性時節若夫資始流形猶是繼  
善境界但以與保合大和對看則各正性命猶居前一步故  
本義以為得於有生之初也○利貞者共宗同事者也利則  
向於實貞則實之成豈非共宗同事者耶故彖傳不復分折  
若元亨則元為天德之大始而統天者故單言元而亨則不  
得不單言矣至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亦獨舉元以該亨又  
可見元為統天之德而在所宜單舉矣

通書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之為只言各正性命則該  
了保合大和矣然朱子註云曰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  
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還亦只見得是  
得於有生之初者何也蓋通書本文是就天與人物一賦一  
受之交接處說也故窮竟到保合太和處然理則實已該了  
○保合只是保合那各正底明是各正在先保合在後蓋利  
貞二者雖曰同宗共事然與元亨並列為四德則二者自須  
有別不可謂各正時已有貞意保合時又兼有利在故要分  
看得端的方是○各正是萬物受質來便各有族類不可混  
殺迨至生意飽足無少欠缺方可謂之保合太和也○太和

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此陰陽就物言，無一物無陰陽，其陰陽便會合。其會合便冲和，少有欠缺，便無此物矣。雖至微之物，亦無少欠缺者。所謂一物原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者也。○或云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是謂向日得於有生之初者，今始各正也。曰如此則於已生之後者，又當在保合太和之後，耶宜以下節利貞者性情也。照看○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此是本義定說。若化而裁之，謂之變，則以化為漸變，為成與此不同。小註亦有兩說，只取一說之合本義者可也。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如正月初一日，漸漸變至二十九日至二月初一，則前正月一月成而化也。中庸變則化，非

是以變為漸，以化為成。○乾道自變化而萬物各正，保合者諺所謂氣候相催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大學進脩錄以首出庶物兼德與位而言。據本義云：聖人在上，高出於物，則首出庶物一句專以位言，其德字只在聖人二字內。首出庶物正是在上之義。中庸註曰：聖人在天子之位，則聖人主德言明矣。○聖人之大寶曰位，故首出庶物專以位言，所係亦非輕。○聖人既首出庶物，則便有道化及物矣。此理之必然者，故云如乾道之變化也。豈止擁虛位而已哉。文字中亦要足此意。○聖人四德須合彖傳兩節意而貫

之若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萬國咸寧則聖人之元亨利貞昭然矣正所謂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者也○彖傳當以天道為主觀本義於乾之元則曰首釋元義於亨則曰此釋乾之亨於利貞則曰以釋利貞之義其於聖人四德處則皆只曰言可見彖傳之意自有輕重○彖傳釋四德而以聖人互言者蓋聖人與乾合德也○本義云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蒂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猶專就植物言亦取其易見耳彖傳言品物流形正是此意

本義云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此總作一句讀○卦之上下兩象數字為大象言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數字為小象言○本義云今人多解不通蓋今之所謂大象小象者乃大象傳小象傳也若論象之正義則此卦上乾下乾者卦之上下兩象也初九潛龍勿用至上九之亢龍有悔者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卦之上下兩象者分二體言二體各一象也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者以兩象包有六爻其六爻周公所繫之辭只是兩象逐節之義故并謂之象也○孔子於釋卦名卦辭之後而復加之以大象者蓋卦名卦辭之說有限而聖人

胸中義理無窮故自天行健至火在水上未濟此是六十四卦之象自有六十四卦之名也自君子自強不息至慎辨物居方此又是人事中自有六十四卦名之象也凡此皆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者也○今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因見得天行之健然不止以日計也若云今歲一周而明歲又一周亦可本義特舉其大意而已○非至健不能也味此一句正合程子所謂惟健故不息不可把不息做健者然則不息意在天行字內然又須以地勢坤來對看不必十分分析故曰健兼用言則有體在矣

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以字與文王以之箕子以之之以字同言其能用也不必做方去體易說○凡君子以等皆以見成者言而時文所云君子法之當何如哉皆失其旨矣○不可分自強體下乾不息體上乾天行健三字已自不分上下體了蓋是合上下體而謂之天行健也故自強則不息一息則非強矣自強不息乃所以全天德之剛乃所以體天行之健強也健也剛也一也故不宜分○或謂君子法天行之健處工夫全在以字上而自強不息乃其成效也此說未是自強不息正所以法天行之健也諸卦例皆然其本義謂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者乃推原所以能自強不息處明人之不能自強

不息者人欲害之也猶孟子集註所謂人能克己則仰不愧  
俯不忤大學章句所謂心無愧忤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  
者要知先儒用意以覺來學處不必遽以填入本文也○自  
強不息四字一串意猶云至公無私健而無息耳原孔子之  
意只是要把自強不息配天行之健初無一層工夫一層效  
驗之意工夫之云自是朱子教人意也○本意所謂不以人  
欲害其天德之剛猶孟子以直養而無害也所謂則自強而  
不息矣猶孟子則塞于天地之間也○天行健者在天之乾  
也自強不息者在我之乾也而天人相當矣諸卦放此○自  
強不息即君子一身之天行健也此正是以人當天處自此  
也

陽在下也

陽以陽爻言不必謂陽氣

德施普也

施字程傳本義俱無音註宜作平聲讀蓋中庸所謂德之所  
施者博也依程傳云德化及物其施已普則讀作去聲似亦  
通也



反復道也

道字輕本義云重複踐行之意蓋是解貼出反復二字之義如此不可認作反復乎道也程傳及諸儒之說終未可知或疑踐行二字無歸着非也反復有來來去去之意又復豕白反復其道此道字俱不可認作道德字說即此是證也○此言所謂終日乾乾者只是箇反復道也蓋反復二字有去去來來不自休廢之意所謂往來于懷亦此意也

進无咎也

九四可以進而不必進也惜不必於進則其進以時矣故進无咎也○不必進者隨時進退也○一說九四離下而上可

進之意居多但猶在上之下故不必進也今日進无咎孔子許其進矣此說亦似好聽但於理似有礙孔子何為獨許其進周公何為不遽許其進周公之意周則孔子失於迫促矣孔子之意斷則周公失於徂疑矣大抵進无咎也一句是承或躍在淵言非決其疑也

天德不可為首也

言不可以剛為主也○此為首之首字與爻辭无首之首不同无首以象言首尾之首也此首字只是先字義爻辭首字初無先字意也○天德不可為首也天字要看得重剛者天德也柔者地德也天德不可為首言須用坤德以濟之也蓋

六陽過盛了故六陽皆變而言○本義言陽剛不可為物先  
物字廣說如與衆人共處而獨任剛自遂便是為物先○不  
可為物先即先迷後得云也○註有曰為天下先者亦不  
是專就人君說君子之於天下也豈皆指人君用九本義說  
得意自廣至文言方專就聖人與君道說暴勝之云凡為吏  
大剛則折亦此意也○須知用九見群龍无首吉即純坤卦  
辭云也○君子自強不息亦不過全其天德之剛耳如何  
又以為不可為物先蓋天德之剛乃專言之天德也專言者  
舉其全體固自無所不該矣故貴於自強不息之剛天德不  
可為首則偏言之天德也偏言者對柔順而言只是一邊道

理耳故不可為物先○此天德猶云陽德也○天德不可為  
首也只是剛健中正道理中正便有和柔在如九三重剛不  
中便有危道故此云不可為首也○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  
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夫行以下本是大象之傳潛龍  
以下本是小象之傳非大象小象也此云先儒謂之大象謂  
之小象者明其為世俗論也在朱子必不首稱大象小象名  
目○天行以下指到不息字潛龍以下指到天德不可為首  
也處或曰天行以下指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潛龍以下指  
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非也何以斷之曰為此下有後放  
此三字在

文言曰

此三字亦鄭玄王弼所加者但孔氏之舊標題有文言二字孔子於彖既有彖傳以釋之於象又有象傳以釋之矣然猶以為乾坤之道大而其六爻之義廣也故復作文言傳以申彖傳象傳之意所以盡其蘊也○文言二字之義猶後世所謂釋文也文者釋也言指舊文也蓋彖傳象傳已釋其言矣此篇又申釋其言也○一說文言總指卦爻辭言此則其傳也以面前分卦爻辭而傳之此則統而傳之猶繫辭傳之不附於經也如此說方用得傳字或曰然則說卦雜卦亦是據前人所說所雜者而傳之乎曰天地定位之類豈非前人所

已說者乎今則錄以為備得六十四卦之雜對皆已定於前矣故孔子傳以垂世者不此說似長○蓋元亨利貞此四字在文王只為占辭至孔子彖傳乃有四德之說然其所謂四德者又有不同天之四德自其生成萬物者言也聖人之四德自其統治一世者言也至此所謂四德又只就君子一身所行而言也一身所行者其體也統治一世者其用也四德無乎不在也又見乾字所該者廣也○本義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四段話其實只是推原在人之元所以為善之長云故連天地之德俱說在非惟可見天人一理而又可見萬理一原且生物之始生物之通生物之遂生物

之成云者非特天有之凡萬物之理皆然也如人之仁其理  
即是生物之始人之禮其理即是生物之通人之義其理即  
是生物之遂人之智其理即是生物之成此段已盡包含其  
意了下段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云云乃其分之殊者其  
實一理也生物二字俱是死字猶生民之生○問何以見人  
之仁其理即是生物之始曰如孟子註云仁者天地生物之  
心人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則仁為生  
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之意可見矣餘放此○元字當  
仁字看蓋元之在人為仁故得為善之長下數句皆依此例  
首本義所謂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等句正以推原

夫元之所以在人為仁而為善之長者也故本義下箇故字  
若以是善之長也正意元字又當不得仁字依舊是在天之  
元矣宜細別之○春夏秋冬四字當不得元亨利貞本義只  
是將來配屬他其所以當不得元亨利貞者蓋盡六合之間  
無時無處無此四段子通大運有大運之元亨利貞一年有  
一年之元亨利貞一月有一月之元亨利貞雖至微之物其  
一生一成皆自分此四段子若拘於四時則物亦有春夏便  
結果者無利貞矣似乎不通○程傳曰元亨利貞乾之四  
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長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於  
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亦分明以此元亨利貞四字就人說

可見本義前段之言全是推究天理源頭之詞不可拘執以入於本文元亨利貞四字而以為屬之天者也且四箇者也不字氣勢自相喚應豈容說是在天之元在人乃善之長也不成文理矣○春秋胡傳隱公十一年總論曰元者何仁是也此足以証元字當仁字看矣○元者善之長也元就當仁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元用九就當君道剛而能柔今之說者於元者之下方著仁字正猶於乾元用九之下方著君道剛而能柔其蔽一也用九之蔽近來少祛惟元者善之長也其蔽猶舊○元者善之長也四句純以天德之在人者言此元亨利貞四字就當作仁義禮智四字看觀中庸及孟子所引

元者善之長也可見况程傳亦如此說本義所以先云天地之德莫先於此云者明此理之在人所以為善之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耳如此看方與下文故曰乾元亨利貞相合○此四句决是就人說盖天人一理也故本義云而每句着一則字以見本文之意春秋傳穆姜所說亦純以人言且於通章之意尤為明白而嘉會和義幹事數字皆說得順曰善曰義曰幹事難以天道說也且謂此條嘉會利物幹事字與下條所指不同亦難也○此章本是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按穆姜所稱决非以元者亨者等為天德而以善之長也嘉之會也等為人之德明矣而今之拘說者乃

以一句分屬天人蓋未會於理也○元者善之長也夫仁義禮智皆善也惟仁則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故必仁為之本然後義以宜之禮以節之智以守之賢以次而集矣苟無其仁則義禮與智皆無所從出而亦無所施之地矣信乎其為善之長也○利者義之和也明利即義也聖人之意以為利與義相反者也今義乃為人之利何歟故為之說曰利者非他即義之和也若曰利者義也猶為未盡也必義之和然後見義非徒嚴也即仁之制也○陽全陰半陽必統陰故義須與仁相對其實一仁之貫也故曰利者義之和也不和則義為仁外物矣所謂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

民此其義之最者者也○貞者事之幹也以生物之成言之則即是今之保合太和者而來日之所以為元亨利貞者皆於此乎出矣故曰不自則無以為元○此節第一段言元也者統四德該百行是乃眾善之長也亨也者左準繩右規矩是乃眾美之會也利也者上下彼此各得其分義之和也貞也者正而且固而事以立事之幹也○朱子大極圖總論曰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此又可見文言元者亨者等字主人之四德言無疑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第二段言君子內而心之所存者無一念之非仁外而身之

所行者無一事之非仁則仁自我而出而我其仁之體也此之謂體仁夫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體仁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自足以長人矣○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分明是君長之長所謂仁者宜在高位仁本無體君子其體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則善之長在我矣嘉會足以合禮則嘉之會我得之矣利物足以和義則利之和我得之矣貞固足以幹事則事之幹在我矣此條意是如此

嘉會足以合禮

嘉其所會則無不合禮蓋會者衆理之所聚嘉非難嘉其所會為難如得其一不得其二非嘉會也得於此不得於彼非

嘉會也得者十百不得猶一二非嘉會也必其自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之際以至於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許多嘉美一時輻輳得來如此乃合乎禮也何者禮者天理節文人事儀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道理至為纖悉具備故人必嘉所會乃合理○必嘉其所會者蓋天下許多道理本自相聚為一會而非孤立無侶者所謂方以類聚也故曰亨者嘉之會也天道之亨亦如此故萬物齊乎巽相見乎離嘉會足以合禮講此題者須先提掇禮字在前○嘉其所會嘉字做着力字務必做得恰好方是嘉會字說得濶許多嘉美一時闐湊到此方是嘉其所會是何也道理之在日用間隨處充滿無少

欠缺是以禮之條目至于三千三百之多周旋有規折旋有矩以此故也

利物足以和義

夫義之為德也發強剛毅主於有執宜若不和矣故君必尊於上臣必恭於下男必正乎外女必正乎內其分截然安在其和哉然君尊於上者君之利也臣恭於下者臣之利也男正乎外者男之利也女正乎內者女之利也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利之所在即和之所在也故曰利物足以和義蓋其守分之嚴明既足以相維而不至於相瀆則其恩意之浹洽自足以相固結而不至於相戾矣蓋和不生於和而生於嚴

也和自利生也○利物足以和義則利外無義矣義外亦無利矣外義而求利惠主之言利也外利以為義楊氏之言義也○使物各得其所利而無少乖戾是謂之和和非有心為之者蓋義中自有箇和不得於義未有能和者也○利物者蓋物有萬類莫不各有定理君子則以物處物使各得其宜也

貞固足以幹事

貞固足以幹事或問朱子曰貞固二字與體仁嘉會利物似不同曰屬北方者便著用一兩字方能盡之何也蓋四德惟元至大惟貞亦大元之大者以所發之大也故為天德之大



始貞之大者以所蓄之大也故能成終無成始所謂富有之  
大業也蓋凡萬物貞固之時其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保固無  
遺此即萬物各具一太極而來日之所以為元為亨為利為  
貞者悉皆於是乎取給焉如以十二支言之戌亥之陰終於  
北子丑之陽又始於北故北方皆兼兩義此貞字只當正字  
僅得豕辭貞字之半亦聖人偶然下此字凡事惟知正之所  
在而固守之則其事依之以立矣如知孝之所以為孝者道  
理是何如却依此道理而固守之則成箇孝矣固守以其行  
之堅言兼仁與勇也此一句自該智仁勇三者○王伯厚云  
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

也不茂見韓非解若可以發明貞固之說○貞固足以幹事  
朱子曰欲為事而非此之貞固便植立不起自然倒了此說  
最明貞固是事事貞固如嘉會利物都要事事盡理也非只  
是一件貞固便百事都立了○胡傳曰心不外者乃能統大  
衆智不鑿者乃能斷大事至哉言也然此說易已有之易曰  
君子脩仁足以長人貞固足以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第三段謂夫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是君子有以行  
此元亨之德矣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是君子有以  
行此利貞之德矣然此元亨利貞四者而非有君子之至健

則屬於物欲而無以行此矣此經文所以必以元亨利貞四者屬之乾也故曰乾元亨利貞言不徒曰元亨利貞而必曰乾元亨利貞者此也無君子則亦無四德矣此所謂行四德即上文第二段云云也○至健者能勝乎人欲也能勝乎人欲然後能全乎天理故曰非君子之至健無以行此不然則至健與行四德意相重疊矣○傳曰勝己之私謂之克又曰自勝者強可見至健只是能勝其私又曰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又可見能勝乎人欲然後能全乎天理也此一節凡三段首一段言四德中一段言君子行此四德末一段言君子所以能行此四德其末句乾元亨利貞亦

不必謂是天之四德此節聖人是以君子當乾以仁義禮智當元亨利貞末句云故曰乾元亨利貞者舉經文以實之耳非謂以人事而合天德也

龍德而隱者也

一條

謂之龍德見聖人之德神明不測是亦人中龍也故曰神明不測之號又曰言乾元用九見於他卦不同明其為龍德而非他卦泛泛之用九者倫也○自不易乎世以下句句皆見得是龍德之隱者非尋常之隱者而已也○不易乎世謂不為世所易也如舉世皆濁矣彼則能自潔於衆濁之中而不變其所守也不成乎名蓋凡挾一才負一藝者率欲出而成

名於世而初九則恬然退處不出以求成其名也成字作活字看○不易乎世舉一世而言也不成乎名自所長言也遁世亦舉一世言不見是亦就所長言總歸於德遁世不見是非難無悶為難龍德之隱正在無悶上不見是如吾有才而人不以為才吾有德而人不以為德一言之當而人不以為當一行之善而人不以為善是皆不見是於人處就逐事言者也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此二句比上句又深一節九二爻亦然但一節深一節矣○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不要兩平說初九何嘗有樂行時若論初九之心則非固必於憂違而不能樂行者也樂行一句特以起憂違一句而兩箇則字

見得是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之意如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淵亦何嘗有用行時但道既在我以舍而藏者用之必能行以用而行者舍之必能藏耳○初九言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猶孟子言伯夷之不屑就而曰治則進亂則退知伯夷之治則進則知初九之樂則行矣或曰伯夷之歸西伯亦是治則進曰非也歸西伯以就養非求仕也故終之曰是亦不屑就已○確乎其不可拔畢竟只是憂違之操不可拔朱子小註及進齋徐氏兼樂行憂違說恐是未定之見○遁世無悶二句尤重於不易乎世二句樂則行之三句更重於遁世無悶二句此三句明

其無意必也論龍德之隱必至是而後盡  
龍德而正中者也

龍德正中包下文庸言之信以下一句搭一句一節深一節  
○同一聖人其在初九則人但見其德之不易乎世不成  
乎名與樂行憂違離乎其不可接而已至於九三則出潛離  
隱而其德已章顯於世矣故人得見其庸言之信庸行之謹  
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也皆時位為之也所謂  
有隱顯而無淺深也○內卦以德學言然亦有時位在○閑  
邪存其誠言其德已盛已無不信不謹矣而猶閑邪以存其  
誠恐猶有不信不謹者也○閑邪存其誠與脩辭其誠同

一句法閑邪即所以存其誠脩辭亦即所以立其誠○無敦  
亦保養常人未免有厭敦之時是固有待於保守之功惟文  
主敬常存雖無厭敦之時而亦自不忘乎保守焉所謂警戒  
無虞之意○善世而不伐雖善於世而自不以為善世也而  
所以閑邪存誠無敦亦保之意故在也德博而化澤之所施  
者博也要見得是出潛離隱澤及於物之意○其德之所以  
博及於物而物皆為之化者無他亦只是庸信庸謹云者  
耳蓋無一言之不信無一行之不謹又無一念之不誠無一  
德之不周則事皆天理而人自被其澤自家其化矣豈必別  
有恩義之施哉○德博而化者非其時位之正中僅如初九

之潛焉人亦無由被其澤而化也○上文俱是龍德惟此一句見得是正中○九二還是在下之大人講化處要有斟酌如云涵泳其德而莫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及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恐是九五大人分上事○此條語意相承謂庸言宜無事於信矣而亦信焉庸行宜無事於謹矣而亦謹焉庸言亦信庸行亦謹宜無事於閑邪矣而猶且閑邪以存其誠恐其發於言行者猶有不信不謹也夫如是是既善於世矣然猶不自以為善於世而或自伐也其所以庸信庸謹者閑邪存誠者猶歆然若不足也此聖人純亦不已之誠也誠之廣也而物無不化焉

忠信所以進德也

朱子曰伊川說內積忠信積字說得好其實其善之說雖密不似積字見得在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忠信所以進德也每應一件事俱著一箇心為之主惟心之所主者一於誠則德之在內者進矣而其於事也又處置恰好一如其所言則是誠有所歸宿安頓處是之謂立誠而業之見於外者脩矣○進德全在心上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脩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誠以心言實以事言亦一理也朱子嘗謂立誠之誠即忠信也忠信猶未見於事也忠信果是重在知上謂之德者以其理之滋味有得於已而言也

德以心言未說到事上大抵是從知上來須要曉得德業是  
一貫事但有始終內外之辨故曰雖有忠信之心然非脩辭  
立誠則無以居之誠即忠信也忠信就初間存主上說脩辭  
立誠就後來事到就緒上說無事無箇存主處二者總是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忠信直內之事脩辭方外之事○閑邪之  
外再無存誠功夫故承之曰存其誠脩辭之外再無立誠工  
夫故承之曰立其誠誠即忠信向也誠存於心而今則見於  
事而誠有立矣○忠信所以進德者以其實也若非有是實  
心下工夫則是理無自而得故朱子曰如布穀相似須是實  
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見發生若把箇空穀下在裏面

如何會發生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將口說過濟  
甚事○愚按朱子謂道理須是實見得又可見進德所重在  
知上蓋見得實則胸中自然有定力矣○忠信進德實心為  
本也朱子曰忠信便是意誠處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然後有  
地可據而無私累牽擾之患其進德也孰禦○但知至至之  
以心言知終終之以事言至之知得到也終之行得到也○  
或問忠信只是發已自盡循物無違朱子曰此是言應事  
接物者却又是脩辭立其誠了愚謂大抵此處是以德與業  
對心與事對故忠信全屬心信字只解作以實之謂○此忠  
信把來對脩辭立誠則全是內而主於心者

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能脩辭然後心中所得的道理有箇安泊處故曰立其誠○  
脩辭立其誠不言事者事歸於誠然後其言為不妄也脩辭  
之要在於敏事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之意甚矣言行之  
相為表裏也夫子一則曰敏於事二則曰訥於言而敏於行  
又曰耻其言而過其行又曰言顧行行顧言以言行對舉而  
互言之者以此也○王應麟曰脩辭立其誠脩其內則為誠  
脩其外則為巧言○要之此句本意只為行不悖於辭為辭  
之脩也○朱子曰業乃事之就緒者也知古人所謂業已如  
此是也○又曰德則日進不已業則如屋宇未脩則脩之既

脩則居之也○又曰進則日見其新居則常而不厭○又曰  
忠信進德便只是大學誠意之說脩辭亦只是言顧行行顧  
言之意○德業無難分別中庸章句云反諸身不誠謂反

求諸身而其所存所發有未實也所存之實即主忠信也所  
發之實即脩辭立其誠也內外動靜體用備矣合進德脩業  
總是中庸之誠身大學之誠意正心脩身夫豈不同條而共  
貫也哉○語類用之問可與幾也朱子曰先知為幾如人欲  
往長安雖未到長安然已知長安之所在所謂可與幾也若  
已到彼則不為之幾幾者先知之謂也○愚按通書有誠神  
幾曰聖人幾字亦作知幾者然非徒知而已便有赴之之意

故兼至之謂可與幾也。所以為進德也。○一說知至之至，知終之終，非是兩箇物，同是一箇道理。據理之所在，曰至。既至其所在，理亦止。此為是，則曰終。此說合正理，但於德業內外之分，更要體貼耳。○至之者，志向事上去，但未見於事也。終之者，事做到成就而守不失也。此德業之所以分，亦德業之所以貫。志信脩辭，亦宜以此認之。○知理之所在而心必之焉，是為主忠信。知理必至是而後為到頭地位，遂守之不移，是之謂立誠。○朱子曰：知至便是真實，知得如惡惡，真如好好色。至之便是直箇物，惡惡真如好好色之地，知終便是知得進到這處了，如何可保守得，便從而保守之，便是終之。愚

謂知至至之，即知至而意誠也。但至字與終終之，謂其所處之事，曲當於理，無矢無餘也。○既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而又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亦以明其終始本一貫表裏無二致也。二致字似亦有着落。○知至至之，愚意此兩句全以兩知字為重。蓋上文只說忠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此則言要先知忠信如何，然後忠信其心焉，則可與幾而德進矣。又要先知脩辭立誠是如何，然後脩辭以立誠焉，則可與存義而業居矣。朱子說上句知字重，下句終字重，蓋以知行先後自然之理言之也。然此朱必是本文之意。本文下句一知



字豈偶然哉豈姑以對上句而無所當哉  
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

此雖以進德脩業之效言不拘於位但九三居下之上是亦有位其上者則九三為在下位矣亦有位在下者則九三又為居上位矣若於初二必不兼言居上位若於九五必不兼言在下位此亦當知○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此二句自不重疊蓋以本文必兼言居上位在下位者以其可居上亦可居下也○一說不驕不憂正是可上可下處似猶欠虛心玩味於理則無大失也○居上位而不驕忘其尊也居下位而不憂忘其卑也此惟進德脩業者能之

故乾乾因其時而惕

謂終日乾乾然至夕若可小息矣然時猶當惕也故又因其時之當惕而惕焉

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

上下者進退之已成進退者上下之未定聖人下字不重疊

○四之上下无常以迹言似乎有求進之意者不幾於為邪乎然其實則非為邪也志欲及時也恐失可為之機會也四之進退无恒猶似乎獨離其群者彼初安於潛二安於見三安於惕而四獨欲進焉不曰離群乎然其實則非離群也志欲及時也恐失可為之機會也本文大意如此○上下无常

其迹有似於為邪而心則非為邪也進退无恒其迹有似於  
離群而心則非離群也蓋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君子之  
志在於及時此其所以雖無為邪離群之心而亦不假避為  
邪離群之疑也欲及時也故无咎及時以進如何便无咎只  
在時之一字上○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  
此微生畝尹士之流所以為不知孔孟之心也君子進德脩  
業欲及時也君子進脩之實表裏一誠而已其及時以進亦  
不過布此誠於天下也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者至誠也經  
綸天下之大經者亦至誠也其間節目固多亦只是德業二  
字足以蔽之○九三備美一句若做進德脩業之義已備於

九三則與下句此則欲及時而進也語意不相應須從舊說  
且有朱子小註可證此須以三四做一箇聖人而時位不同  
者○外卦以時位言進脩無工夫无明矣○故无咎通管非  
為邪也非離群也欲及時也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一條

同聲相應至聖人作而萬物覩是一意本乎天者至各從其  
類也又是言所以聖作物覩處故本義用箇故字○萬物覩  
之物字當人字看中庸註變者物從而變孟子註教不倦者  
仁之所以及物二物字亦當人字看○同氣相求吳氏謂取  
火以燧取明火於日以鑑取明水於月以供祭祀之用齋明

獨取明水○註夫燧取火器也日大陽之精故取明火焉鑑  
取水鏡也月大陰之精故取明水焉又韻府鑑大盆也用禮  
註明水以充玄酒也又正韻註黍稷在器曰盥用禮曰奉玉  
盥蓋火熟之黍稷也○玄酒即水也故曰玄北方水色也○  
吳氏註日火之精而取火於日按論語去喪無所不佩註君  
子左佩金燧云金燧取火於日○雲從龍風從虎雲水之  
氣龍水之物也故龍興則雲從也○風與虎大抵皆陰類也  
○雲從龍風從虎從來俱說龍興則雲集虎嘯而風生子細  
尋求其理乃只是龍感雲水之氣而與虎感陰風之將至而  
嘯也蓋龍水物也必見水氣升騰於上渾是雲氣所在龍乃

興也龍興則便有雲在故從來以為雲從龍也若皓白無雲  
所在則非龍之境界龍決不起此為雲從龍陰風肅殺之氣  
將至虎其類也先感此氣而嘯也而風隨至焉故從來以為  
風從虎也不然風是造化之柄豈區區一虎所能召哉亦如  
鳶先風而翔蟻先潦而徙不可謂鳶能召風蟻能召雨潦也  
此理要在知者默識之也○或曰韓子雲龍之嘘氣成雲所  
謂雲從龍者乃龍身所自有者也决是從龍矣劉季所居上  
常有雲氣亦其類也又曰虎是山君其精魄甚大夜行常一  
目放光其嘯也山岳振動百獸屏息亦自能生風焉然則所  
從虎之風非天風也秦人去趙城三十里而勒兵城中屋瓦

之俱震○宋劉錡將如順昌禦金師至渦口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蓋金兀朮氣先到也兀朮氣壯甚常謂順昌城只用靴尖踢倒耳晉明帝微行覘王敦敦晝寢夢白繞其營覺而驚曰無乃紅鬚兒來耶蓋明帝母鮮卑女也鮮卑人紅鬚又如鄒衍之被繫于獄而哭天為六月降霜人之精神其盛者所感有如此虎亦巨物也其壯者或能以嘯生風文言傳所謂雲從龍風從虎蓋指此類也其前所云雖是正理恐終非傳文本意學者宜審擇之○聖人作而萬物覩只如滕文公一行仁政而許行率其徒數十人自楚至滕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陳相兄弟則自宋之滕曰

聞君行仁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而况乎九五飛龍在天之聖人哉○聖人作而萬物覩聖人既作則自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觀聽者矣天下士民安得不欣然而快覩○雲從龍風從虎等與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者皆非有心於從之也○自同聲相應至聖人作而萬物覩一句說出了正意已盡矣故又用親上親下而各從其類以發明其所以然之理也還是加一重意思○或問九二亦利見大人者亦有聲應氣求之理何為寂無一言及之曰九二德上意多九五位上意多九二之為大人特取其德耳故雖天下文明而猶有時舍也之說若九五則中天下

而立定曰海之民為萬國之所朝宗其於聲應氣求之理故  
表表然其尤顯著也本乎天者親上云云蓋天在上蓋凡本  
乎天者皆親之地在下故凡本乎地者皆親之聖人為人類  
之首故人類皆從之○本乎天者為動物動物專指人類有  
小註在或蕪鳥獸言却違邵子之說但不知朱子何如不曰  
人類而曰動物及語錄始有人類字或曰凡動物首皆向上  
雖蛇虫之行亦皆昂其首如鳥獸雖曰橫生首終居上也蕪  
說似長○大凡言動物皆蕪人獸禽虫此處似當從泛言而  
不必專指人類况上下交通是以物類比况人類之相從也  
二句若除却人言亦未必為不可○小註所謂首向上者身

為親上非本乎天也所謂首向下者是為親下非本乎地也  
若以動植二物分陰陽則動物是得於天之氣多本乎天也  
植物是得於地之氣多本乎地也正蒙動物篇曰動物本諸  
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  
漸又曰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此動植之分也息謂  
呼吸也蓋其有息者陽之動也其無息陰之靜也此理曉然  
易見矣皇極觀物外篇曰陽交於陰而生蹄角之類也陰交  
於陽而生羽翼之類也剛交於柔而生根莖之類也柔交於  
剛而生枝幹之類也此蓋所謂本乎天地之實也又曰走者  
便於下飛者利於上從其類也此又親上親下之說也又曰

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之而又食飛走也故最貴於萬物此又可見此條當除却人類而論動物也以動植二類証人類也○又觀物外篇下曰飛之類喜風而敏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于走下此亦可就飛走二物分本天地而親上下也本文只說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似乎所該自廣但今未敢直舉先儒為異同耳小註之言或記者之不詳也○朱子小註本乎天者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生所以無智此本康節說今於皇極經世尋閱此段未出但常言動物必無人虫或專指虫禽之屬○本乎天者親上程傳謂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禽獸草

木此說儘有理但日月星辰旋繞於天地之間不止向上也故朱子不用只用動植一物分○草木植物也人與鳥獸動物也人亦屬動而直生亦兼植之理如金水為陰木火為陽而冲氣亦兼有陰

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意若曰上九居一卦之上至貴者也然凡所謂貴者以其有位也彼則亢矣故雖貴而无位居一卦之上亦至高者也然凡所謂高者以其有民也彼既亢矣故雖高而无民九五以下諸侯布列其下是賢人在下位也凡樂有賢人在其下者以其為我之輔也今則以上九之亢而莫有輔之者○无位

則無以安其身无民則無以承其下无輔則又無以自立於  
上身孤而業廢所謂來之坎坎何可久者故動而有悔无輔  
非有无之无謂莫為之輔也○北朝魏樂平王丕夢登魏主  
白臺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曰吉不嘿有喜色後  
謀不軌道秀坐誅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  
忠孝王之間也道秀宜曰窮高為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  
而无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  
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潜龍勿用下也

文言前節龍德而隱者以下既詳言六爻之義以申象傳之  
意至此又約其旨而申之○初九所謂潜龍勿用者盖以其  
位下也其位下故於龍為潜也此與陽在下也陽氣潜藏繁  
無異旨只是反覆申言之意

見龍在田時舍也

九二所謂見龍在田者謂其雖進於潜亦尚未為時用也故  
止為見龍在田程傳讀舍為去聲云隨時而止則有似乎初  
之潜馮氏云適止於位非久安也則又似有冀其在天之意  
味本義未為時用之意似有斟酌言猶未得大人之位也謂  
非為時所棄也故不曰不為時用而曰未為時用之義因本  
文舍字而下用字以反之亦不得已焉耳故依本義舍字似

當讀為上聲○音註云舍去聲蓋主程傳九五上治也註云  
治傳直吏反本義讀作平聲可見非朱子音註然此條本義  
云未為時用也便見朱子不從程子作去聲讀為時止之義  
下條曰居上以治下便見朱子不從程子所謂上之治也之  
說又如反覆道也但云重履踐行之意便見不從程子必以  
道之說○井初六象傳曰舊井無禽時舍也程子註曰舍上  
聲與此不同惟本義兩處俱當讀作上聲○論九二者既以  
伊傅當之如何又說未為時用曰此猶謂其在下位未登五  
位之尊也故上文下文皆曰君德也言未當君位而已有君  
德也伊傅固有君德然未當君位孟子曰周公之不有天下

猶並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終日乾乾行其所當行而不自己也亦與時偕行之意

或躍在淵自試也

九四所謂或躍在淵者且自試其可否而未能自決也此所  
謂自試者試其時非試其才也故曰進德脩業九三備矣其  
在聖人則以謳歌訟獄之來歸天意人心之畢集則可遂躍  
而為五之飛矣

飛龍在天上治也

九五所謂飛龍在天者言大人得上位以治下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上九所謂亢龍有悔者蓋以其處位之窮窮則災生故曰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孔子之意蓋以乾當聖人乾元即聖人之道也乾元之用九則其道之剛而能柔也故承以天下治也彼泥用九為乾卦六爻之變者非矣本義明謂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則乾元用九斷從君道說未為無據也○元包四德故舉乾元就足以盡君道○君道剛而能柔則所謂王道之无偏无陂无反无側者矣天下安有不會極歸極而躋治者乎○本

義曰乾元用九與他卦不同明其為純陽之德聖君之象也若他卦用九者何限不得皆為剛而能柔之義而有天下平之效矣看來朱子既以用九為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而不專為乾六爻之用九故於此鮮湏費力也○六爻皆以聖人明之而本義於此獨言君者對下句天下治言其實言聖人也○或曰乾九五无柔將不能致天下之治乎曰中正便剛而能柔矣或又曰六爻皆以聖人明之亢龍有悔亦聖人乎曰在聖人則時雖亢亦不與俱亢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此乃所以乘乎龍之亢者也愚所謂有隨時而制之之義者此也若潛見惕躍以至於飛則

皆愚所謂隨時而順之之義者

### 陽氣潛藏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自潛龍之象說而聖人龍德之意在言外所謂陽氣潛藏者即初陽在下也○陽氣潛藏乾道乃革俱就爻位上說但潛龍或躍則皆指聖人也此特著其所處耳○陽氣潛藏亦據一陽畫之在下者而言總是明潛龍之義故亦歸在下之聖人

### 天下文明

言天下之人被大人之化澆漓者變而為淳龐鄙薄者化而為敦寬語其家則父父子子兄弟篤文而明也語其國則

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文而明也此所謂百姓昭明也所謂民德維新也文明一類字猶潛藏二字亦一類○天下文明謂天下被其德化而成文明之俗也若曰天下被其文明之化則文明屬大人而不屬天下矣此亦當辨

### 乾道乃革

或躍在淵蓋九四在乾體為離下而上變革之時故且進且退疑而未定也問此所謂乾道何謂也曰凡易一卦一爻莫非道之所在其在乾卦則為乾道也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則乾道即是聖人之道也聖人於或躍之時亦為變革也○或躍在淵皆是就人事上說此云乾道乃革就卦畫

發其取象之意耳

乃位乎天德

乃字似亦有意蓋言九五之位乃是位乎天德者非無德而據尊位者也○此以天位為天德有是德乃宜居是位也訟六三以食舊祿為食舊德有是德乃宜享是祿也○據此位乎字可證諸象傳所立字皆當作活字者

與時偕極

亢龍有悔蓋其時既極不知自退之道乃與時而偕極所以悔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言聖德剛而能柔而天則之妙於此見矣蓋剛而能柔天之則也聖德剛而能柔則聖德所在即天德所在矣故云乃見天則實以聖人言其本義曰剛而能柔天之法也乃推本天則二字所由取處如中庸誠者天之道也以天理自然者言不着人也至於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而章句曰則亦天之道也却是指聖人矣此云天之法也本是說天其本文云乃見天則則是天則於聖人見之矣○三百八十四爻皆以人事言則此所謂見天則者實是就聖人言也本義云剛而能柔天之法也則明乾元之用九所以謂之天則也則是準則有不踰矩之意○天之法於聖人之剛

而能柔處見得曰此純以天言非也乾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剛而能柔天之法也此句安頓在乃見天則之上猶云安而且貞地之德也亦安頓在應地無疆之上蓋因是地之德安而且貞故君子之安貞有以應乎地之德也因是天之法剛而能柔故聖人之剛而能柔有以見乎天之法也朱子言剛而能柔天之法也惟恐人不知天則之為剛而能柔也言安而且貞地之德也亦惟恐人不知地德之為安而且貞也而或者因此註謂孔子此假是純以天言亦不察之過矣○風雪之餘繼以陽春摧剝之後繼以發育此天之剛而能柔也而聖人之剛而能柔有柔以濟其剛者象之○一說

一聖人之剛而能柔處便是天則如前云天德天道皆就聖人身言又仲尼不為己甚章小註亦云即天則之所存此說雖有理但以本義天之法也一句味之則是未知天則二字之所由立矣至如曰天道曰天德之類亦同出此意不可不知乾元者始而亨也利貞者性情也

主乾而言不主物而言四德屬乾不屬物此是教人於物之始而亨處認乾元於物之性情處認乾之利貞然即此段觀之亦就見得下文所云之意矣蓋始而亨則亨者同此乾始之所亨也至於利貞者性情也性情從何來則性情者亦此乾始之所成就矣故下文從而贊之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

下不言所利大美哉聖人之言豈異致哉文不相蒙意實相  
屬○乾元者利貞者是提虛而用下句以實之亦解經之例  
方元亨時要非無性情也但生意未足實理未完故必至於  
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耳本義但云收斂歸藏便知是以  
物言利貞則屬乾依語錄謂是乾之性情若究其極則四德  
惟利貞可謂之性情乎以此見本義之精而語錄之說未必  
皆朱子之定說也○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時文講語云乾元  
者橐籥一鼓而為萬化之權輿機緘一泄而為百物之朕兆  
胎而化卵而伏者皆於是乎資始也勾而萌甲而拆者皆於  
是乎開先也然不始則已始則必亨胎者以息而漸長亦若

以翼而能奮甲拆未幾而發榮勾萌未幾而條達理勢自然  
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美哉

本義云始者元而亨者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

講時此句全用不得以入大美哉亦非也蓋乾始能以美利

利天下不言所利便見得一箇大美哉不必添本義云然

後見其大也○不言所利者乾不言所利也所謂斂却神功

寂若無也便見貞意或曰坤利牝馬則言所利美此又是別

一說與上說不同故以或曰隔之本義謂乾始不自言其所

利也或曰之說言字是指卦辭○一說舉天下之物無一不

利將何以言其所利哉此說近切然不見貞意還是說結果  
成就而不可名其所利為優此又一說也○始者元而亨也  
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本義何以分析四德半屬  
天半屬物耶曰乾始之時節所謂乾道變化也乾道變化是  
繼善時事故為元亨其所以利天下而不可名言其所利者  
其實乃繼善者之所成就也是成性時事故為利貞通書大  
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原也此屬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誠斯立焉此屬萬物也○元亨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理  
之方行而未有所立在天之分数多利貞者物之已成理之  
已立在物之分数多朱子以元亨猶在乾而利天下不言所

利則已有個物在矣故如此分正以繼善成性分四德也○  
乾始能以美利徧利乎天下而其終也不言所利大矣哉乾  
始也以此語意味之乃是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亦只就上文說蓋四德運行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  
元無所屈撓無少間斷此便是剛此便是健且當元而元元  
之末則繼以亨當亨而亨亨之末則繼以利當利而利利之  
末則繼以貞貞下又起元此是行之無過不及處中也且元  
自為元亨自為亨利自為利貞自為貞此是立之不偏處正  
也剛健則極其剛健中正則極其中正是純粹也純粹則極

其純粹是精也。豈於元亨利貞之外，別有所謂剛健中正而  
剛健中正之外，別有所謂純粹精哉？要是極言以深贊之耳。  
純者健剛之極，粹者中正之極。故一則曰不雜於陰柔，一則  
曰不雜於邪惡。○大哉乾乎！乾字包四德，剛健中正純粹精  
者，則正指四德言也。剛以體言，是他本質如此。健兼用言，其  
靜也專，其動也直，皆健也。中者其行無過不及，是就四德之  
交接處說。正者其立不偏，是就四德之自為德處說。有不相  
倚着之意，或曰行或曰立，姑用解字義云耳。未見皆指四德  
曰非也。下句即承之曰：『者乾之德也。』豈四德之外，又別有  
所謂乾德者哉？○或曰：『中言行以元亨利貞，立以利貞言。』

故通書註曰：『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云：『此說未穩，何也？』剛  
健分配四德，不得乃獨分中正以配之，未為通論也。况下云  
或疑乾剛無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云：『此通指四德言  
之也。』○或謂元亨利貞四德是乾之隨時而異其名也。乾是  
元亨利貞之渾淪而總其名也。愚謂乾則有元亨利貞，非即  
是元亨利貞也。兩箇乾字似無不同。○大哉乾乎！只是一箇  
乾，只是一箇四德，何處是剛健？又何處是中正？又何處是純  
粹？精蓋乾德只是一樣而已。但替美之辭，有不能一二字盡  
者。故首以剛健二字贊之，見其猶未足也。更着中正二字，猶以  
中正二字猶未盡也。故更着純字，更着粹字，又更着精字，反

覆背詠不能自已也非聖人知天地之化而與之默契無間  
洞然無遺焉亦說不到此○本義謂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  
行而有動靜耳或疑既是一氣流行則秋冬景候氣亦未嘗  
一不流行也而何以自為靜曰此以氣候之出入言之蓋陽氣  
流行其後半節却是歛其向所出於外者以歸於內也故為  
靜只以鼻息之噓吸驗之足見動靜之分矣○元亨動也剛  
也利貞動者之靜剛之柔也本一氣之流行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權說聖人說乾四德乃著此一句者明乾卦有以備乎乾道  
也乾只是純陽至健四德迭運而已而乾之為卦六畫皆奇

上下皆乾亦純陽而至健便盡得此情矣發揮着力說言其  
揮布在此也○此處似用不得潛見惕躍飛亢等爻辭意思  
大抵此一節中彖傳之意逐條全用四德貫情是乾之情即  
上文云云也言情則該性性情則德也體用一原也一說此  
條是起下文之辭正如彖傳六位時成之例理亦似順○近  
日看得此條只是起下文時乘六龍之意蓋上文每條俱是  
乾字發端一則曰乾元二則曰乾始三則曰大哉乾乎至此  
則更端曰六爻發揮可見只是為時乘六龍設矣即彖傳之  
六位時成也况著乾而至純粹精也則至矣盡矣不可復有  
加矣乃又以六爻盡四德之義何哉又聖人之四德自是以



治功言亦不必於六爻上分屬四德如初九至九二之云云也。○旁通情也信是曲盡事物之情矣若使但有初九九二而無九三九四九五或有九三九四九五而無上九是尚未能曲盡乎事物之情也今既發揮出有初之潛二之見三之惕四之躍五之飛上之亢則夫事有萬殊物有萬類時有萬變者皆該括曲盡而無餘矣而聖人之時乘以御天者其有外於此哉此理甚妙此理亦正大而精密看來非鑿說也

雲行雨施正是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之功也利貞總在天  
下平也句內

君子以成德為行 止是以君子弗用也

言君子之所以為行者以成德為行也夫既以成德為行初九德已成矣則日可以見之行也夫既可以見之行矣而又何以曰勿用蓋初九時乎潛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隱而未見則行猶未成是以君子亦當如之而勿用也如此說意思自員活亦不拘拘於象占之分但以身在潛而勿用耳○行以事功言德之發也○德與行兩字要分辨如理無不窮知無不至心無不正身無不脩者德也若夫上而致君下而澤民大而經邦小而立事者行也德者本也行者用也蓋有有其德而不見諸行者未有有其行而不本諸德者也故曰

君子以成德為行○一說君子以成德為行此君子泛言之也是以君子勿用也此君子與九三之君子終日乾乾皆指占者言○味是以君子弗用也一句另提出君子似有象占之分從此說較分明○潛之為言也與亢之為言一般皆據着爻而言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一條

理不可不聚而其聚也非學不能學以辨而精而其辨之也非問不可寬居是知止而後有定居之安資之深時節也仁行是慮而後能得取之左右逢其原時節也○學以聚之天下之理散在事物之間或在方策之上君子多聞多見或誦詩讀

書考今論古之類皆學也所以聚夫衆理也然所聚之理有是非得失焉有精粗本末焉又必上問於師次問於友辨其孰是孰非孰得孰失何者為精為粗何者為本為末辨之必欲其明也至於是非得失各有所歸本末精粗無所不盡則須寬着心胸以居貯之使衆理之蓄於吾心者淵涵海負而不見其涯際也此皆學力所得乃其居之安而資之深者然也至於事至物來之時則須行以仁蓋仁者當理而無私之謂此處事之大道凡處事內要無私外要當於理此決是不可易者此仁字不可專以愛人言及以心德言者亦為不切○問辨者問其所聚也寬居者居其所辨也仁行者行其所

居也學者德之所由成也故曰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  
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為大人也深明二字承再言說九二  
之為大人言九二即大人也前云言君德也者什大人之為  
九二也言大人只是九二非他人也互其辭以相發也未為  
君而謂之君德即所謂大人之事備矣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  
危无咎矣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即本義重剛不中居  
下之上乃危地也不可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為中上不中  
字也若做申上不中字則本文為重而前本義居下之上

句亦贅矣

九四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

九四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即本義九陽  
四陰居上之下也○九四剛而不中此是文言所取朱子本  
義只曰九陽四陰其不中之義則畧矣本義下文居上之下  
一句即是文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之義或謂本  
義居上之下一句自該得不中之義然於九三例不同亦牽  
強之說也○或曰九四是剛而不正如何謂之不中曰九二  
非正也而本義曰剛健中正以中該正也九三正也而文言  
曰重剛而不中亦不復取其正也此見中正亦有相通者

九三之不中亦是就居下之上取九四之不中亦是就居上  
之下取然意俱指性情上說故與本義下句居下之上居上  
之下以位取者意不重疊重剛自是重剛不中自是不中重  
剛是性質過剛也不中以人事言是用不得其當不當剛而  
剛者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又是以位言不可謂是申不中  
意若以不中為重剛則九四非重剛也何亦謂之不中歟若  
以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為不中則不中二字當連下文讀何  
本義乃曰重剛不中居下之上歟豈本義居下之上四字特  
以申上句不中二字之義耶此理可推○九四以剛處柔便  
是用剛不得其當處故亦謂之剛而不中蓋九三之重剛不

中失之大過者也九四之剛而不中失之不及者也故曰  
之不中蓋但有中便有過與不及故凡說中處便要把過與  
不及處來相比方論說○問文言皆以六爻為聖人何緣聖  
人乃有重剛不中之過耶曰周公元不以為聖人孔子以聖  
人當之是以有此疑議蓋亦大槩之辭如亢龍安得為聖人  
然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聖人無射亦保恒惧其所有  
失也如武王伐紂若史之說其失未免於過剛不中矣故伯  
夷謂其以暴易暴也○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一說按本義  
曰或者疑而未定之辭也味之辭二字則或字從繫辭者言  
此云或者隨時而未定也則或字是云九四自或之故去了

之辭二字也。此說未精。○或者疑而未定之辭，猶孔子云吾將仕矣。註云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皆非從傍人說也。只是解字義云耳，皆是謂九四自或之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止而況於鬼神乎。

此節總是言大人之德，只是以道為體，以道為體，只是無私。如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四時之序無私，鬼神之吉凶無私，皆道也。大人亦無私，則道在我而質之天地而合質之日月而合質之四時鬼神無往而不合矣。○夫大人者本義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以當之。九五之大人本是有德，兼有位，但其所以為大人者，則不以其位而以其德也。與天

地合其德以下，純以天德言。大人造也。大人亦然，以德言也。位在造字上，天地之天以形體言，先天後天之天以道言。○先天而天弗違，蓋雖先乎天而實合乎天也。既合乎天，便是行得去，行得去處便是天不違。○如所行有悖乎天，天亦何嘗故違之，自是理行不得耳。天何心哉。然既行不得，即是天違之矣。所謂天命不祐行矣哉。○如禮以義起而達之天下，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此先天而天弗違也。又如治設網罟，制耒耜，作書契之類，皆先天事也。又凡聖人之行權處非先王之成法，非經常之所有，而於理無悖者，先天事也。○三重之道，建諸天地而不悖，亦是先天而天不違之理。天叙有典而

我博之天秩有禮而我庸之後天而奉天時也○後天而奉天時謂此天既為了我便是後於天即依而為之是吾奉乎天時也天之道時焉而已矣時即理也易經盡說天時如應天而時行承天而時行之類莫非理也○語類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厘也因說人常云如鷄覆子出喙同時不知是如此不時舉云家間養鷄時舉為兒童日候其雛之出見他母初未嘗啄蓋氣類纔足便自橫逆裂開有時見其出之不利因用手畧助之則其子下來便不長進以此見得這裏一毫人力不能與先生笑而然之○愚謂聖人之先天後天一時

焉而已矣故曰應天而時行雖先天亦時也天且弗違不必兼後天而奉天時言蓋舉先天而天弗違就該得後天而奉天時矣猶言七十者衣帛食肉就該得五十者矣前有該兩意者非是○回紇謂郭子儀曰卜者言此行當見一大人而還可見回唐書回紇傳正是子儀單騎見虜之際回紇自言其國有筮者為之筮云此行不當戰見一大人而還此又可見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况於人乎不必說是人自利見之為下句况於鬼神乎說不得了此與豐卦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一同尤可見其非為利見字設也况於人乎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也而况於

鬼神乎朕志先定鬼神其依也○况於鬼神乎與上鬼神合其吉凶者同天地以全體言鬼神則各有司存如風雨雷露及草木所以榮悴之類皆鬼神為之也皆天地之功用也如大舜之烈風雷雨弗迷亦當有鬼神阿護翼載之理蓋聖人之德神所依也○朕志先定鬼神其依就是這箇鬼神附着著龜告人也故曰可與祐神

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馮氏曰進退者身也存亡者位也得喪者物也此語可依其下云不必依也知進退存亡者知其有進則有退有存則有亡為理勢之自然也○不失其正者處之以道也進極而

思退存而不忘亡所謂滿而不溢尚而不危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此是聖人無卜筮而知吉凶處○伯厚云某人嘗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亡之幾得有喪之理○大抵乾卦六爻之辭周公本為占設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於衆人皆有用處初非局定以乾六爻來模擬聖人也孔子亦非不知此而誤認乾六爻為聖人也但其意以為此是純陽之意若就人品上論則為聖人之象耳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於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爻辭潛見飛躍之文而盡以聖人之迹發明之耳要之不出周公爻辭意外且猶未足以盡爻辭中意也甚矣

易道之無窮也○蓋文王周公之辭約孔子之論詳然非文  
主周公之約無可以為孔子之詳者非孔子之詳則無以顯  
文王周公之約矣○看文言申象傳雖是反覆申言其實前  
後亦互相發第二節言初九龍德而隱有許多話第三節只  
曰下也明前之云總從下之一字出也此以位而言也第  
四節云陽氣潛藏則又以見其非塊然於下也時當潛也他  
日之為見為躍者亦此龍也至第六節則又言其德之可出  
而時之未可出又是前節之所未及也○如九二龍德而正  
中云詳其德之及物也繼則云時舍也言其德雖已及物  
猶是在下之大人未得為在上之大人也又次云天下文明

言雖不在上位而止德之所由成也○如九三首節進脩之  
說最詳次則承言其不過行其事耳又次則承言其所行事  
者其時當然也末則推本其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以見其所  
以當乾乾也○如九四首言進脩及時之意為詳次則承言  
其所以自試也又次則本其為改革之際所以當自試不可  
遽進也末則詳言其剛而不中居下之上以盡其旨也○如  
九五首言聖作物覩之理最盡猶未及其治功次則言居上  
治下也又則次言其位乎天位位與德稱宜其為人所利見  
也末則極言其德之盛道之大以見其所以為大人者非偶  
然也○如上九首言亢龍之意亦詳次則約言其窮之災又



次則本偕極宜其災也未則教以盛滿自戒庶不至於以窮致災也皆有以相發明相補足之意

三三三坤下  
三三三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一者耦也陰之數也地之為體盡畜得天所付許多氣而造就出許多物來人但見萬物皆發生於地之上而不知其所發生者實本於天之氣之畜於其中者也故地為偶數此其大者也而凡物之屬陰者細看之無不皆然○問如桃梅菓子之類屬奇乎屬偶乎曰植物屬陰偶也故其核殼與肉仁皆為兩瓣子但其中生意則奇而屬陽故初萌時而無幹也

此又可見坤之承乾而乾之所為大也○坤元亨自與乾元亨不同乾元亨無所不元亨也坤元亨只是柔順者元亨也此陽全陰半之理○天坤天下之至順也至順則能虛心而順應循物而無違此其於天下也何行而不得故亦有大通之理孟子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人惟至順則為慈惠溫良而不拂人之性自然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應得元亨也○利牝馬之貞若牝馬則全是健若牝牛則又全是順牝馬順而健者也要非順外有健也其健亦是順之健也故曰安貞○曰利牝馬之貞明其不利於剛健之貞也有利有不利也○牝馬之貞坤之貞也不似乾之言利貞矣

蓋乾無所不統坤則為乾所統故先則迷矣制義則非其所  
長矣東北則非其所安矣○坤卦分明是地道也妻道臣道  
也○參義曰不順則專而無成不健則不能配乾順而健者  
坤之正也○夫造化之理陽全陰半坤陰也以先後言僅得  
於後以利義言僅得於利以四方言僅得於西南故得此卦  
之君子如有所往也先則迷後則得而所主但在於利往西  
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皆利害分半然大抵惟安於正則  
吉也如後如利如西南是其正也故利如先如義如東北非  
其正也故不利耳

先迷後得

此先後不可以一事之首末言只是言任已先物則致迷居  
後從陽則不失安是安其分也

主利

語錄云占得這卦便主利這事利這事之說愚謂亦須看是  
何等事若欲建大事立大功如建侯行師之類終不利也須  
是農工商賈等事方可保其利○但云主利便見不主義矣  
○所謂主利者非貪欲也家人所謂富家云耳所謂不主義  
者非謂不可為義也義主於斷制陰之才所不足也○夫子  
制義如婦人主張家政則便為牝雞之晨可見主利不主義  
者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西南陰方往西南則陰與陰合矣東北陽方往東北則陽非陰類矣○東北之害非止喪朋曰喪朋者明非其地也西南之得朋亦然○西南東北不必大拘泥但往得其地即是西南往非其地即是東北大抵得兔忘蹄得魚忘筌得意忘言○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其利在得朋也以陰性不可孤行獨立也易中凡陰得陽助者皆利陰柔而無應者最不利如屯之即鹿無虞蒙之困蒙賁之賁其頤頤之顛頤拂經萃之萃如嗟如皆是也又如夬之牽羊悔亡僅以其陽居陰之故聖人亦令其無與衆陽競進而安出於其後况純柔乎○東北

非陰之位凡為陰類皆不之往而乃獨往則其不能安可知曰喪朋者明衆所不往也○西南東北以天下大勢言○西南東北亦不必拘定假如自今西南之方無親無故其地有兵荒之變有嫌隙之人是不宜往也故曰西南然亦不可往蓋即此便是東北道理矣若東地方地果平易倫果仁厚又有親舊可依即是西南道理而吾所宜往者也聖人只是要人所往得所不可往非其所耳凡讀易之士要須得意忘言如此卦爻從頭到尾只是言坤只得乾之半陰須從陽動而不可為非其所得為者耳○此處不要說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只是說陰方陽方要得朋喪朋字

文王後天是以陰卦處陰方陽卦處陽方乾坎艮震陽卦也  
巽離坤兌陰卦也或曰既是後天則非伏羲立卦本旨矣曰  
卦位雖非伏羲之本旨然陰往陰方為得朋往陽方為喪朋  
者則實伏羲本旨也○雲南諸夷圖母土官上題云天兵下  
雲南其年烏撒復叛母土官身自率兵迫城下徧騎馳驟若  
驍將然嘗究其理西南陰方山多中空石皆上銳人性內險  
而外猛多言且詐氣使然也圖上所題如此蓋山中空故人  
性內險而詐石上銳故人性外猛而多言由西南陰氣盛故  
女獨強雲南正在天地之西南方也此於坤卦西南得朋之  
義本無關涉特以其可以証西南之為陰方而漫錄於此○



西南陰方東北陽方為文王後天之易大抵易更四聖有文  
王之易有伏羲之易有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不必盡合如  
此卦以西南為陰東北為陽是文王後天卦位文王已與伏  
羲不同矣如乾卦元亨利貞取四德師卦截取丈人无咎之  
類孔子又與文王不同矣如需卦取乾遇坎至於坎卦三爻  
无成有終只是尋常說无成有終而已而孔子文言則曰弗  
敢成也代有終也孔子又與周公不同矣至於彖傳解卦辭  
或多取一義如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之類或少取一  
義如小畜取柔得位而上下應之類又或別取一義如剛中

正履帝位而不疚之類與文王伏羲本肯不同者尤多此等  
在學者只宜務虛心以求之求之有得則其不同處於理各  
有所當却實是並行而不悖也故朱子嘗欲更定本義大意  
是不盡拘孔子之說以解經也

### 安貞吉

分而言之安者順之為貞者健之守今而言之則曰安於正  
而已○胡氏分合言之說最當但謂之順乎健不若謂之順  
而健蓋順而健則與安而且貞柔順利貞之說相契合若曰  
順乎健則健在順之外矣恐非牝馬之旨先儒順乎乾之說  
只當得一箇順字○順而健其健屬己順乎健其健屬人○

貞本是正而固也此只是安於正者以安字內自有固義也  
○安而且貞與安於正似乎不同其實同也蓋其所安者正  
也安字自須還他○安貞吉此結上文之意好後也利也西  
南也此坤道之正也後則得利則主西南則得朋此安貞  
而吉也若先也義也東北也非其正也故先則迷東北則喪  
朋而義亦不主矣是不安正則不吉也○坤卦辭總是說坤  
只得乾之半而已以先後言得後而不得先以義利言得利  
而不得義以四方言得西南而不得東北占者不可越分以  
求全也只是循分安守便好○利牝馬之貞一句含下文曰  
後得曰主利曰西南得朋也牝馬之貞故也曰先迷曰東北

喪朋主義而不主利不利也非牝馬之貞故也未則結之云  
安貞吉有首有尾有開有闔便是一段文章體制○易者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者尋常看易只見得是吉凶悔吝之辭而  
已安得有性命在其實易中無一句一字不在性命上來如  
乾元亨利貞則自乾道大通至正上來坤自元亨利牝馬之  
貞以下無一字不從陽全陰半道理上來也伏羲卦畫亦然  
蓋易中所有都是下一層者其實一畫一字都有上一層道  
理在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諸卦皆然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至只自坤分內言亦到那極處也如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

聖之任者也是皆各極其至者也。大則無所不統，如孔子之謂集大成者也。即此二字之分，亦見得陽全陰半之理。○此大義差緩，本當云差被。今日差緩者，就命辭之意言。○萬物資生生者，形之始。始字細認，方見是坤元。若以坤作成物一句代之，則不可。○萬物之生成，只是一元之氣而已。造化原無兩箇元也。坤元只是乾元后一截，當其氣形交接處，乾坤雖云兩箇物實則只是一般物也。以一段物而受兩箇物之投種，究竟寧有是理哉。蓋總一氣機也。○流形與資生，大不同流者，是發生源源不絕之意。一箇亨嘉之會，都是流形時事也。資生，特其肇端一處。○地所發生一本於天之氣，故謂

之天地生萬物，亦可謂天之生物，亦可。即此就是陽全陰半之理。○萬物資生，乃順承天造化。且然况於為人子為人妻者乎。○若徒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則疑於與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敵矣。今日乃順承天，非惟可以見坤道无成有終之義，而乾坤之合德以共成生物之功者，亦於此乎。見之不然，乾有乾四德，坤有坤四德，而名實混矣。分明是地對天，不過天統乎地，地承乎天。○於萬物資生之下，就着一句乃順承天，便見得生物之功皆乾所統，資生也者，生其所始者而已。聖人於名實之際，其謹有如此夫。○乃順承天言其所以資生乎萬物者，非自為也，乃順承乎天之施氣至則生耳。此

坤之所以配乾也○於坤元曰乃順承天則亨利貞不待言矣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坤厚載物純以德言德合無疆即指其載物之厚德也含弘光大是也○或曰據厚字似以形言非也坤者地之性情者也况象傳純以德言不應於此獨以形言曰坤厚載物既謂之坤便非指形矣若大象則曰地又曰勢是指形也至於應地无疆以无疆是地之德故上用地字無妨也象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載物亦以德言○問含弘光大何以謂之厚德曰含萬物而化光則萬物皆在其吐納之中矣不謂之厚德而

何○坤德有四合四德方可以配乾之无疆今乃指坤亨言德合無疆何也曰元亨利貞皆坤德之所以合乎无疆者也或於亨言亦可或於元於利於貞言之皆可也隨其所指也如聖人之德亦該仁義禮智後之稱聖人者或只於仁之一節而贅其德之盛或只於義之一節而贅其德之盛皆不為舉一而廢其三也○含弘光大坤之亨處正在光大二字上然光大自含弘而出理勢必然故文字亦然也聖人此等文字其筆全為道理所使若有不容不然者非故益之以含弘二字為去他二字不得也文言含萬物而化光亦是如此但凡作文字只管聽道理所使不容以己意而有所增損方是



若到盡頭便是筆下造化便是手代天工大抵六經非聖人之文天地之文也天地不能自文假聖人之手而文之耳○亨義既在光大二字上而聖人所以去不得含弘二字者何也曰亨者通也凡通者皆自鬱中來也不有所鬱安有所通含弘雖不是鬱滯之義其實亦是畜諸內而後達之於外故曰理勢然也○品物咸亨正是萬物潔齊物皆相見時候○含弘光大坤之亨也品物咸亨隨坤而亨也如乾卦萬物所資以始者元也則品物流形非正是乾之亨乃其所資以流形者為乾之亨也利貞亦然但就生物上認取耳若四德則全屬乾坤○含弘含而且弘也弘則所令者廣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地類柔順也行地无疆柔順而利貞也但就坤德上說或曰坤四德皆以生物處言元亨却分明利貞獨不見生物意何也曰此所謂柔順利貞即便是文言所謂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也非以生物言而何下句方露君子字則四德之意自全也○以象言則為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以義言則為柔順利貞本義謂馬行地之物者明龍之能飛乎天而為乾之象也○本義云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者蓋所行以德言占以所事言若論君子之德則安有先迷東北之咎只是其占則云耳○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是至柔而動也

剛至靜而德方也是其生物之有終也故為利貞曰動剛則是承乾之施至於有終處乃為剛不然不得謂之剛而亦順中之剛也曰德方則是必到各正保合而無欠缺處乃為方不然不得謂之方而亦順中之方也○利牝馬之貞依卦辭皆是占今彖傳以利貞為坤德故本義云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斷自先迷以下方為占此不可不知○孔子之意似以卦辭元亨利牝馬之貞為說坤德自君子有攸往以下乃為占辭○柔順利貞分明是貼上文曰牝馬地類行地无疆見文王所以取牝馬之貞所以能當乎乾之利貞也本義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又曰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

之德也蓋惟恐人把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二句混看了而不  
知柔順利貞之為貼上文耳○柔順利貞此利字帶言此一  
段自牝馬地類至此全是言牝馬之貞殊未見有利字意利  
字意至下文先迷失道乃終有慶方見得明然在坤則自有  
其利矣故本義云言利貞也○或曰柔順利貞利字不當輕  
看且坤何以為獨不見利耶曰不必如此拘只緣利牝馬之  
貞一句不是說坤德而夫子乃以坤德什之乃是拗着說他  
了如何又得四德意思十分分明耶語類明說利貞不分明  
○坤利貞只是生物之有終處生物之有終處便是順而健  
也蓋行地无疆所謂无疆只是不息生物有終便是不息不

息便是利貞意惟利貞字不分曉然欲說得分曉便鑿矣故  
至柔而動剛一條本義只云牝馬之貞而不曰利牝馬者  
此也自君子攸行以下只說坤德自先迷失道以下便須言  
占○坤牝馬之貞如何以為坤德之利貞曰自坤而言生物  
之有終可以見其順而健對乾而言代天而有終可以見其  
順乎健然其生物之有終即代天而有終也均之為牝馬之  
貞也○先迷失道迷錯也失道失路也如所謂馬陵失道之  
道不作道理之道者蓋先不貞也迷不利也曰迷曰喪朋俱  
是不利之意不只是失理而已其云失路亦不拘拘在道路  
只迷錯處便是失路也失道直貼迷字猶下文乃與類行

君

子攸行因言地之德而及夫子之德也下云安貞之吉應地  
无疆因言君子之德而證其有合於地之德也文意互相發  
明但在地德則皆為安而且貞但在君子則皆為安於貞本  
文安貞之吉還作安於正說○本義前云柔順利貞坤之德  
也後云安而且貞地之德也一言坤一言地何也曰前言坤  
者從本文坤元坤厚字來後言地者從本文應地之地字來  
而本文之所以或言坤或言地者蓋其從道理所宜或音句  
之順而然非若後世刻畫文字言坤則不敢復言地言地則  
不敢復言坤字雖殊而理則一理一則不復較其字之殊矣  
○問物之生成一而已矣而有乾之四德又有坤之四德何

耶曰此只是陽施陰受之義乾之四德就其所施者言坤之四德就其所受者言所施者氣所受者形二而一者也○大抵乾只是元以資始便都了其下亨利貞則不過只是此一元所至之景候而已非元之外更有是三項也此元之所以為統天也若坤則逐漸成就出來故曰陽輕清未形陰重濁有迹○大傳曰乾知大始此可見乾德只一資始便都了也陰重濁則不能無漸矣又接近惠錄太極圖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條葉采註引朱子註云陽動而陰隨故陽言變而陰言合亦陽施陰受之義也

象曰地執坤

地勢坤本義所謂高下相因之無窮正是貼重坤意如乾象所謂今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者此可見孔子朱子用意之

精

君子以厚德載物

此就其擔當負荷之重包容承載之廣言其所謂物不止於鳥獸草木之屬而已凡人民家國及一切所任者皆是厚德載物則君子亦一坤矣○厚德載物者仁以行之義以處之使天下蒼生各得其願天下事物各得其理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初六陰數六老而八少陰數退退則多而至於寡故八少而

六老陽數進進則寡以至於多故七少而九老○夫坤六爻皆陰也而初六一爻陰之始生於下者也夫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周公象之曰云蓋霜陰氣所結初陰之象也霜盛則水凍而為冰一陰積至於六陰之象也明言微之不可不慎嗇之不可不早也○曰霜曰冰從陰類也○王伯厚云乾初九復也而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霜堅冰至即女壯之戒○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無對待之易也此處未容得抑揚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流行之易也此處未容得抑揚但聖人為見得陽主生陰主殺其類有淑慝之分既有淑慝之分則就其消長

之際便是其升降之會故即於消長所在就致抑揚之意將以伸此抑彼而贊化育之功也若仁義健順之屬乃對待之易不容有偏主○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無此通天地人物言所謂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之理也或曰造化之本如何兼人物曰物物各有一造化如云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之類可見矣所謂一身還有一乾坤者也此又可見乾本義所謂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等句不專為乾而亦兼人物矣○陽主生陰主殺此陰陽即是不能相無之陰陽但以所主有生殺之異遂見其類有淑慝之分如春夏主生秋冬主殺見得秋冬是惡氣候耳○本義云聖人作易其於

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健順以造化言也仁義以人道言也健順蓋兼天之陰陽地之剛柔但卦爻辭於淑慝之分都就人事上說若泛論造化氣運亦有淑慝如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然聖人於此所以贊化育者亦須就人事上理會○消長本無足抑揚因其有淑慝之分故連那消長處都使人不能無彼此其心所以本文上面則消長與不可相無者相連說近畧相隔而已至下文則隔消長與不可相無者而只以與淑慝者相連蓋有見乎此耳○雲峯胡氏以不能相無之陰陽為對待之陰陽其消長淑慝者為變化之陰陽似也而實不然夫消長固流行也淑慝如何的見

是流行者且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君子小人分明是異類豈必於其消長時方有淑慝耶蓋其合下生來時便自有淑慝之分矣○聖人繫辭其凡扶陽抑陰處全是就淑慝之分言之不是以不可以相無者言也辭意各有所主如此爻稱霜堅冰至全不關鍵順仁義意也○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處豈容有抑揚耶豈可分淑慝耶○扶陽抑陰之意易為君子謀如此爻戒占者以謹微微指陰謹之者陽也此是扶陽抑陰以贊化育處○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若隨造化則陰陽兩端相為消長全不容得損益了所以聖人扶陽抑陰要

於人事上扶氣化使陽之長者難其消而陰之消者難為長也分明是有此理豈聖人莫如之何而徒致抑揚進退之私願而已哉○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天之所以與人者本自無欠缺處自君臣父子之大以至於事物細微之間皆當以仁為主至於仁之行不去處便有義以裁之不然仁亦有非其仁矣是仁與義二者缺一不可但陽必勝陰剛必勝柔仁必勝義此又陽全陰半之理學易者所當知

### 馴致其道

謂積漸之勢也○此其道與其道窮也之其道字正同謂理勢然也所以本義亦云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

###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以本爻言不以坤道言以德言不以占言意在言外○乾九五一爻當得乾一卦蓋乾孔子以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正是聖作而物覩者故時乘六龍以御天而致萬國之咸寧者惟九五一爻足以當之若坤之六二柔順中正為得坤道之純是又當得一全坤也若初則陰之微上則陰之極三則不中且不正四則不中五則不正蓋合六爻而觀之則得全坤之道折六爻而觀之則其道參差不齊矣惟六二之柔順中正為獨得坤道之純○自本爻而言則為柔順中

正對諸爻而言又為得坤道之純○乾者剛健中正之卦九五者剛健中正之爻坤者柔順中正之卦六二者柔順中正之爻曰坤之柔順得矣何以見其中正耶曰使不中正得為陰之純而順之至乎故曰大哉乾元剛健中正則知坤之柔順中正矣○柔順正固坤之直也在六二則為所守之得其正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在六二則為所處之得其宜德合免疆坤之大也在六二則為直方之德光輝盛大○周公之所以著六二直方大者以其柔順中正又得坤道之純也蓋惟其柔順中正故為直內而方外惟其得坤道之純故其德不但直方而又盛大也○胡氏謂正則內直中則外方此說不

可依須是說六二之柔順中正任內則為直在外則為方如此意方周且不脫漏柔順字蓋直者在內所存之柔順中正也方者在外所處之柔順中正也○德合免疆坤之大也坤之德只是柔順正固賦形有定之德而已非直方之外又有一種大德也按胡氏分本義正為直中為方亦以大義以正固為坤之直賦形有定為坤之方而泥之云耳此未必是朱子意也○六二柔順本是坤之柔順利貞柔順利貞則是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德方二字即賦形有定是則柔順利貞已該賦形有定之理矣今乃特分出當坤之方何耶曰此亦當從變通不為典要矣蓋柔順正固是坤之本體處賦形



有定是坤之作用處蓋既以柔順利貞對生物有常便是體  
用之分矣彖傳則單言而无所不統者○須看本義兩又字  
見得相應○內直外方而又盛大者謂其直方之純也○語  
錄云不可說坤有是道而後六二得之以為得坤道坤道是  
何物六二是何物畢竟只是一箇坤細味此語似與六二爻  
下文義稍戾更詳之為賦形有定德合无疆不做地道說不  
得也文王把坤字當人孔子彖傳則把坤字當地○在本爻  
則為柔順中正對諸爻則為得坤道之純究其所以為得坤  
道之純者亦只是柔順中正而已故為直為方為大不習无  
不利總是以此如比九五為元為永為貞總只是一箇剛中

乾九二之庸信庸謹又為閑邪存其誠又為善世不伐又為  
德博而化總只是一箇剛健中正而已○直不專主靜只是  
存主處故曰六二之動直方可分內外不可專分動靜○又  
得坤道之純總只是柔順而中正不習无不利意思又總在  
得坤道之純上推出○又得坤道之純者坤道指上文坤之  
直坤之方坤之大三句六二只是一箇柔順中正之德在內  
則為直在外則為方且六二比於諸爻又為最純者是其直  
方且大也又不但大而已且不習无不利也此只據其理之  
所至者而言○又得坤道之純不過只是柔順中正但以此  
爻比諸爻而言之見其獨純見其不但直方而且大不但直

方大而又且不習无不利也。不然，但是以六居二，皆為柔順，中正何獨此爻得為直方大不習无不利？陰爻之吉，再無與並者乎？○究竟其所以得坤道之純者，亦只是柔順中正而已。究竟其所以為大者，亦只是直方而已。大者言其直方之非尋常直方也。不習无不利，又言其直方大之非尋常者也。此說近似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之例。元永貞无咎亦然。○或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在本爻則皆為德，但以占言則所謂占者有其德一句，是貼直方大則其占如是一句，是貼不習无不利。故六三本義云：戒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按象傳云：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通以德言為是，而占本當

連直方大說。○不習无不利者，正指其直方大言也。非是直方大外，又不習无不利也。其曰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者，言惟平素有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之德，則今日所占之事亦自然行得直方大不待習而後利矣。蓋以平素所能而言，則曰德。以今日所行問易而言，則曰占。語錄分德與占，恐錄者之誤。或朱子一時只見得直方大內自有不習无不利而不習无不利者，亦是就直方處說。故偶分言之，欲其德與占分明而已。○若平素有直方大之德，則平素已不習无不利矣。蓋直則所主者皆正，方則所行者皆正大，則直純乎直，方純乎方，而交輝明盛也。此豈特學習乎？此豈有不利乎？此利字

就是利用安身之利也。雖就占上說，利字亦未嘗不同。○一說不習无不利，須以事言，然後本義兩德字為同。愚謂依吾說，二德字亦未嘗不同，而不習无不利，亦未嘗不以事言也。○又一說以六二之德言，則連不習无不利，皆其德也。以占言，則直方大是德，不習无不利是占。此說恐於本義看得太精，而為語錄二說所牽纏於胸次耳。○又一說依語錄直方大為德，不習无不利為占，亦无害。蓋不習无不利，就六二說，猶他爻所謂吉之道也。就占說，則所謂占者如是，則吉矣。此皆委曲遷就之說。○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取之左右逢其原，坦然由之而無疑也。本文不習无不利，本以德言，蓋德非在處。

事之外，故直方大三字內，便已有事在。只是言其立身處事之際，直者自直，方者自方，大者自大，皆不思不勉而自中道耳。何也？六二得坤道之純者也。故曰夫坤天下之至順也，而推其德則合乎乾之无疆矣。夫豈尋常之順德而已哉？如此說自然明淨無破綻，且與象傳文言合。○此文之說宜於此為定矣。○文言詳解直方大之義，至不習无不利，只繳一句云：又却帶連直方大，則此又純主六二之德言，可以无疑矣。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言六二之所為，其主於內者直而行於外者方也。既直且方

大不外是矣○直則心無私方則事當理六二之動然也須  
平說不必謂本於內直而後方外也○今人率謂直方大只  
是德而無事蓋於動之一字尚欠認也○直以方不可謂內  
直所以方外以即而也大傳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  
智以亦而而亦以也古文多通用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地道亦以人事言蓋六二雖非地六二之道即地之道也乾  
曰天德曰天道既皆以人言則坤之德獨不可以人言乎○  
地道畢竟是直方地道之光畢竟是直方而大處直方而大  
即便不習无不利以此益見自直方大至不習无不利皆是

德而不可分德與事言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觀本義意似純以占言其實本諸象也○含章者以陰含陽  
不純乎陰也故但可貞故始无成而後有終然猶幸其含  
陽也故可貞以待故雖始无成而後有終味爻辭之意還重  
在三之一字故辭直曰含章而本義曰始雖無成而後必有  
終雖之一字亦可見其歸重於有終也○可貞以守者守以  
待時也非終於守也故象傳曰以時發也以時發一句還在  
含章可貞句內與欲及時也意同或就以為是或從王事句  
意非也○无成者六陰故也有終者三陽故也六陰三陽亦

有順而健之意故无成有終亦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乃終有慶之意○據六三之才而從王事亦不是能內宅百揆之任而外當方面之寄○六三爻辭舊說依屯六二例俱作象者蓋參據語錄云此亦占意已見於象中矣○大抵此爻之辭皆據六三之才言也更以否初六爻例斷之○一說自含章以下純是占辭為本義云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而不曰故有此象占者有德則如此占也是本象以戒占者也此說似優朱子答趙善舉一事最得卦爻辭之剛要宜考之○口講大槩云有士於此內蘊明體適用之才是其含章也且當藏器待時而勿銜於外為其才稍弱未可急

於進也然才之蘊於已者終不容掩或委質王庭而宣力四方要亦是信順有餘而剛毅不足者其始也雖不能率先以立事其終也必能致力以成功

或從王事智光大也

或從王事該无成有終言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他卦皆然則此云智光大也意蓋重在无成有終而其義則與文言同故朱子小註云在人臣用之則為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如此方見得其智之光大无緣只說以時出從王事便得為智之光大而於无成有終一句反畧也按本文或從王事一句直是以起下句无成有終若非要說无成有終則

或從王事一句何用○渙九四渙其群元吉光大也該渙有  
丘匪夷所思萃九五萃有位志未光也該匪孚困之困于酒  
食中有慶也該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又萃之引吉无咎中未  
變也該孚乃利用禴字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重陰是全无才而其於退守者以上爻六陰三陽照看見得  
不中是過也有過於固守之義故為括囊之象此說人多用  
之然重陰不中一意看似太重且於本義所謂事當謹密時  
當隱避二當字意為不貼也○一說六四以性體言則重陰  
為能括囊以時位言則不中又當括囊也此說似長○又一

說據其才質重陰不中不可有為也故象為括囊如此則括  
囊是戒辭非象矣亦不通○事當謹密通上下言時當隱避  
專指一節言文言則專就隱避一節言也○吉凶悔吝生乎  
動今括囊不出復何咎乎然既晦迹不出名安從生故无譽  
○人亦不能害已无咎也已亦不能利人无譽也○括囊者  
本心只是面无咎而已无譽非所計也○六四以括囊而得  
无咎此便已含得无譽意了故象傳只提无咎亦省文耳○  
故其象占如此大抵此爻辭盡就本文說道理皆象也而占  
亦如之故云其象占如此又凡言故其象占如此者多做此  
六五黃裳元吉

五尊位也而六以陰居之陰性順五又在上卦之中他這中  
順之德充諸內而見於外則其一言一動无往而非中順居  
尊而能下人者也故為黃裳之象○不主臣道說黃裳亦不  
可分說○黃中色裳下飾下為順也如四之重陰不中則不  
得其色矣上之陰盛而與陽爭則不得其飾矣○黃字從五  
字來裳字從六字來○在坤為溫恭允塞在巽為允恭克讓  
在文主為徽柔懿恭○黃中色及中順之德二中字與文在  
中也文在中而見於外也二中字不同後二中字正與充諸  
內之內字同○黃裳者中順之德之象也不可分充諸內為  
黃見諸外為裳此之黃裳皆以見諸外者言正指其溫恭接  
下處說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一皆根諸心所發也  
故象傳曰文在中也而朱子本之以釋爻辭○中順二字不  
可分內外看至文言方分屬內外故云學者不可以孔子之  
說遂為文王周公之說但當隨文以求其義其不同處自不  
相妨也○其占為大善之吉也○人惟有中順之德以之處  
已則盡已之道以之處人則得人心不為大善之吉乎○  
凡言吉者只是事吉而已元吉則於道理為盡善而元吉也  
○既云其占為大善之吉也又云占者德必如是則其占亦  
如是矣不為重複乎曰上云其占為大善之吉也且帶黃裳  
直說來至下句却丁寧占者見當自審其德之稱否也故繼

舉南蒯之事以實之。○宋史郭雍傳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為君，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為臣，故乾有兩君德而無兩君，坤有兩臣德而無兩臣。○又曰：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下也；下下本坤德也。黃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下人者也。史贊其發明精到。○人有常言：先入之言為主，此最難免。如朱子時，滿天下學者講坤六二，俱從伊川以地道言，使朱子一旦全棄置了，衆必競華，惟朱子見得端的，特平心以處，先提出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云云然後曰：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

者。至於六五曰：黃中色，裳下飾。又曰：大善之吉，蓋從前春傳曰：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故朱子亦采其意，但於黃中通理正位居體，亦分解黃裳之義。故朱子晚年每不自滿於本義之作，蓋緣從孔子說處太多也。朱子名其註釋曰：本義，則程傳之說，惟於道理發揮無憾，終是於易之本義有未切在。然以此義求之，雖孔子之說，亦有時發已意而未必盡。夫義文王周公之本旨者。○春秋傳南蒯將叛，云：○見在昭十二年。南蒯魯季平子之費邑宰也，以不為平子所禮，怨之，謀逐平子而改立公子，怒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嘆，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爾身而逐志家。



臣而君尚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枚筮者不指其事而泛卜  
吉凶也蓋以其事不可對人言故不敢以昭告也觀南蒯之  
枚筮而不敢昭告此便是其心之神明已不之許矣此所謂  
人心之靈也故古之君子嚴而事之號為天○君而橫渠張  
子亦以心為嚴師云○子服惠伯魯大夫名孟叔子服其  
氏也見黃氏紀要按左傳蒯得此文以示惠伯曰即欲有事  
何如亦不指言其事即枚筮之意故惠伯曰忠信之事不可  
不然必敗皆非有所指特據道理與論耳○外強內溫也  
和以率貞信也○此二句以坤之比言第五爻動也若純坤  
不動則此文無所取矣左傳註云坎外卦險故強坤內卦順

故溫強而能溫所以為忠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  
外險而強內順而溫者力足以制人而心不忍於害人也水  
和者性柔也子產所謂水弱是也土安正者性靜不遷也和  
以率貞平心易氣惟正理之是循也和以率貞水和在上土  
貞在下易以下為內以上為外自下而上今却自上而下者  
以上率下之義也○外強內溫以卦德言和以率貞以卦象  
言一水一土也水和而土貞○外強內溫忠也正是中心為  
忠和以率貞信也正是循物無違為信○中不忠忠中心也  
左傳註以為居中者恐非不得其色言非黃也○下不共下  
為下也不得其飾言非裳也○事不善元即善也不得其極

元為善之長即至理所在故謂之極不得其極言非元也以  
元配黃裳為三德雖非爻辭本意亦未為害理蓋元吉還是  
大善之吉善固同也○此可以見占法矣○但取以明易之  
不可占險若其所言固未必皆周公爻辭之意如外強內溫  
和以率貞之說皆爻辭所不及之意只是本義云云  
文在中也

黃裳是中順之見諸外者故曰文在中也未有見於外而不  
本於內者○謂之文者見其一言一動皆中順之發越昭著  
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陽統夫陰陰本非陽敵也但陰盛到極處陽壓他不住其勢  
必至與陽爭故為龍戰于野之象夫陽既衰而與陰之盛者  
爭勢固必敗然陰不循其道而與陽爭焉亦豈陰之利哉故  
兩敗俱傷其象又為其血之玄黃也○其血即龍之血也龍  
字兼陰陽陽固龍陰亦龍矣戰是有兩邊方成戰不然戰字  
說不得且接下句其血玄黃亦不來雲峯與王師敗績于茅  
戎又云天王狩于河陽之說以證龍獨指陽其說雖巧然終  
於泥况此是坤卦上六爻辭如何乃純指陽稱說耶○陰本  
非陽敵也然陰盛之極而陽已衰則與陽敵矣陰既敵陽陽  
雖不能制陰而亦未能為之下也如此則兩敗俱傷載胥及

溺而已果能必勝乎哉明其能為人之害而不能為己之益也○夫陽全陰半陽統夫陰陰制於陽本無均敵之理然陰陽互有消長迭為盛衰今也陰盛之極至於陽爭夫陽方甚微固無勝陰之勢然陰雖盛亦無獨克之理故其象為龍戰于野其血兼有玄黃二者見陽傷而陰亦傷矣占者如是其凶可知占者大槩是陰類也○陰盛於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於陰故與陰俱稱血謂之龍戰則陽固龍而陰亦龍也謂之玄黃則陽固傷而陰亦傷也此王介甫之言也至精至妙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天地之氣亦如此凡天地間物亦皆如此周公此意是承履霜堅冰至說來蓋指小人夷狄之類不

指造化○雲峯曰堅冰至者防龍戰于野之禍於其始曰龍戰于野者著堅冰之至於其終也○占者如是謂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也而又言其凶可知者謂爻辭不言凶以其凶不待言而自可知也

其道窮也

謂陰盛之極極則必戰也

用六利永貞

陰柔本不能固守今六陰皆變而陽則剛足以濟柔而能永貞矣故占者利於永貞此戒辭也○永貞而利則无先无後无西南无東北矣○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云此說畧可

疑且使夫子不別立用六而繫之辭則人之得坤六爻俱變者以乾之元亨利貞為占矣而又何自知其不足於元亨利耶况坤為天下之至順配乎乾之至健而謂其陰柔不能固守又安得為順而健而稱牝馬之貞也是畧可疑○用六利貞既云利永貞即乾之利貞如何又謂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且坤六爻皆變則為純乾安可復計其為坤之變乎既是純乾如何又兼元亨利貞或疑不言元亨利貞蓋坤變為乾元亨自不假言矣惟利於永貞又見不止於牝馬之貞也此說六會不義亦一說也姑私記之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彖傳有以坤之德言者有以人之占言者此則復錯舉而申言之不可附會以貞利亨元之說也○柔無為剛能動靜無形方有體四字義相反對遷易一箇不得德方又稍在動剛之後○柔與剛對至柔如捧載不起者然却能承受乾之氣而運之以發生乎萬物又何其剛也靜與方對靜謂寂若一無所區畫者及其生物則陶鎔萬類一一有常形而不可移易固甚方也○乾之施一至坤則盡能翕受而敷施之其生成之機沛乎莫之遏是至柔而動剛矣○坤何處是動只是生物處便是雖與其動也闕无亨時不同然利貞時亦只是其生物之有終也○方謂生物有常只是謂所生之物无變態

也如根莖者不可以為胎卵羽毛者不可以為鱗介○大抵  
至柔至靜者其本體也動剛德方者其發用也坤至柔順也  
至柔而動也剛則順而健矣至靜順也至靜而德方則順而  
健矣正所謂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者也○動剛德  
方固是健然都是順之健也蓋至柔即不動也其動也剛承  
乾而動耳至靜藏諸用而泯於無形也德方亦只是承乾之  
施而賦形有定耳皆非自為健也○看來順乎健三字只在  
順而健之一順字內然其順乎健也從一而終順字內亦自  
有貞之意矣故曰安者順之為也貞者健之守也此處健字  
不可求於順之外○所謂順而健者其健屬已所謂順乎健

者其健屬人故當有辨○坤雖利貞時亦未嘗無動只是一  
氣分四段其後兩段之動為氣之入機即是動也故嘗謂老  
和尚衰暮之甚猶須月剃其髮可見陰陽雖有界限而生意  
未嘗息也○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不必拘云只是順得  
來健也若拘此說則動剛又只是至柔處德方只是至靜處  
豈成道理而朱子又何以謂靜無形方有體大槩坤之健自  
與乾之健不同其剛與方亦只是柔順者之剛方耳○至柔  
而動也剛惟柔故能動而剛也至靜而德方亦惟靜故能方  
也此理最妙蓋坤之剛終是柔之剛坤之方終是靜之方無  
此柔靜亦做此剛方不成○此釋牝馬之貞便有利在不必

以後得主利為利也

後得主利而有常

言君子後得而主利者乃其常道然也有常即謂有常之道與後順得常之常同○後得主利而有常一句還是就人事之占言就該得君子有攸往先迷至安貞吉處蓋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即是先迷後得之理也可見此不是說坤德之利若泥以利貞亨元之說則是文言於先迷後得以下全遺却了○後得主利彖傳既不認作坤德說至文言乃復以為坤德取其說无據亦明矣○貞利亨元之說甚無理蓋非元亨利貞則是貞元亨利亦水火土金之序也豈有貞利亨

元倒行逆施之理耶無此造化也

含萬物而化光

言坤含萬物生意於中而發達於外其功化光顯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或謂此不專謂元味坤道及時行字亨利貞皆在其中故本

義不曰復明元義而曰復明順承天之義此說未安也蓋本

義既云復明順承天之義則彖傳順承天實專指元而非兼

亨利貞也况亨利貞皆一元之貫通也何用於此就兼言之

耶○承天而時行謂不自為也故為順○時之一字與大有

應天而時行義不同不先時而有為不後時而不為也所以

為順也或曰時元而元時亨而亨云雖於理无碍然不知此所主只在復明順承天之義只謂坤元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今日為一善明日為一善久之則為積善矣餘慶者非但一身之慶子孫亦有其慶也若今日為不善明日為不善久之則為積不善矣餘殃者不但一身之殃子孫亦有其殃也善固有慶矣善之積則慶有餘惡固有殃矣惡之積則殃有餘積者皆自微而至著也○文言所重在此一字○此條大意謂餘慶餘殃本於善不善然善不善亦由積而成積則自微而至著者也此自人家興衰常理而言也又以其變故之大

者言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元亦非一朝一夕之故蓋其所自來者有漸亦莫非由積而成也若為君父者能於其漸時而辨之則不至有今日弑逆之禍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直到事勢既成然後從而裁之則其禍立至矣易曰云蓋言人當於其漸者而慎之也○弑逆一段主君父當慎微言乃履霜知堅冰之義蓋易為君子謀也不必說小人當慎微但為臣子者若稍有見君父不是處亦不可不早自懲耳不然積惡餘殃其慘何可當也其所由來漸矣自臣子言由辨之不早辨責其君父也○蓋言慎也一句通管積善積惡至不早辨也慎之則善雖小而當為惡雖小而可懼矣

直其正也

正謂本體如善惡未著也而善善惡惡之本體如鑑之空矣是非未形也而是是非非之本體如衡之平矣此說未當泥於靜也

方其義也

舊說義謂裁制善善惡惡截然而不可易如鑑之能別妍媸也是是非非確乎其不可移如衡之能別輕重也此說於義字意亦未盡○正是無少邪曲義是無少差謬○直方可分內外不可專分動靜况象傳云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直豈有不兼動乎只存主處便是本體之直正謂本體義謂裁制須

認兩箇謂字非以本體當正字裁制當義字也本義本體字因裁制而得裁制字又因本體而生也本體存於內裁制見於外○正謂本體正也敬則本體之守其所以正者也元來敬以直內只是不失其本體潛室曰以正解直則可以敬解直則不可轉正為敬者蓋絕敬則心必正也○此正義二字皆以見成之德言然直不自直必由於敬方不自方必由於義直即主忠信方即徙義直即心無私方則事當理故直內以動者言為當朱子云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處此語未易解多因此說分直方以配動靜又曰敬是持守工夫持守亦便是動處○性理大全太極圖說下載朱子曰其未發也敬



為之主而義已具其既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此以敬專屬未發時終為可疑○敬以直內雖就本體言然王動體居多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如程子動箴云誠之於思者所以直乎其內也曰守之於為者所以方乎其外也此則敬義分而為二若中庸之致中專主未發者言靜時之敬也其動時之敬所謂致和者則兼有直方蓋自其一念之萌以至於事為之著皆在所謹其謹於一念之萌者亦所謂誠之於思也其謹於事為之著者亦所謂守之於為也則直方合而為一要之體道家法總是一般但隨在立言若有不同者耳愚嘗疑先儒動靜敬義之分未有經裁定者

此說亦未敢自信也姑私記之○直其正也方其義也此二句似元者善之長也以下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二句似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敬義是工夫字目直方是成効字目程子曰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書稱湯之德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二句說得盡便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不謂直方便是大內直外方則自然至於大矣所謂敬義夾持要放下霎時不得者此如論語註云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二者交養並進其有不至於盛大者乎○敬義夾持非只內外相倚更有循環道理朱子謂二者要放下霎時不得是

也不曰直方而德不孤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者明其德之  
所以能不孤也夫不患其不直方但患其不能敬義耳○程  
子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夾持二字最有味但不可  
將此二字替立字○文言此節將爻辭文義逆解下來末句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不疑其所行正貼不  
習无不利其直方大三字只帶說下如訟彖傳所謂有孚窒  
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有孚窒惕字是帶說恒彖傳曰恒亨  
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恒亨无咎字是帶說○直方大不習  
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于以見不習无不利只是直方大  
而不在外矣○此以學而言蓋六二爻辭純以德言此則重

在敬義上說來是以學而言之也學者德之所由成也如敬  
是學敬立而內自直則德成矣如義是學義形而外自方則  
德成矣非文言此條全說學不說德也若不說德何以曰敬  
義立而德不孤又不可謂德不孤之德與六二之德不同也  
○讀易之乾而得進脩之方讀易之坤而得敬義之訓然乾  
之進脩非坤之敬義則无以為之具也且其曰忠信則敬之  
謂也其曰脩辭立誠即義之謂也故凡言聖賢之道者必曰  
進脩言進脩之功者必曰敬義只是一箇家法也  
陰雖有美含之

自含之也以從王事以含章之道而從王事弗敢成也即是

含章之道用於從王事者也○六三爻義主妻道臣道而本於地道也○无成有終最要認成字與終字分別處成者成其始而兼乎終也終者无其始而僅終其事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一條

天地變化至賢人隱重在下句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亦是此例○盖言謹也謂爻辭所云者正謂其天地閉之時當謹避而去之也○按爻辭本兼事當謹密時當隱遯說文言只說時當隱遯一項盖就其大者言也

君子黃中通理

通理即是黃中處通而理也盖黃中非通則無以應乎外通而非理則所以應乎外者不能皆得其當此所以言黃中而必併以通理言之通理亦在內也○大凡道理之在中者皆通理也人之一心本具衆理而應萬事故謂之虛靈也○黃中通理這黃字只把黃字還他下文美在其中方是解出黃中之義○黃中之德自通理也只是一件○看此節只照本文說下不必以本義釋黃字之義及復釋黃中復釋居體數句來自纏繞恐意義不得貫串耳本義數句只是暗體貼而讀者多為所泥反失朱子為後學之意矣○通理只以性情言之可驗非通則無以發於情非理則其所發者或相掩或相混矣○黃中處自通理如天性之妙一真渾

然仁足以有容義足以有執禮足以有敬智足以有別則所謂黃中者在此所謂通理者亦在此故本義只提中德在內說但六五之黃中專以順德言耳不可全用中庸仁容義執等句入說○當云同一順德也在親親則如何在尊賢則如何於敬大臣則如何於柔遠人懷諸侯又如何此皆說得順德各有條理而不容紊者也○又當知黃中通理是以養成之德言之如天性之妙則人人同具矣

### 正位居體

正位居體此體字是禮體之體如所謂人君之體大臣之體為政之體之類○裳字之義全在居體二字上正位只帶說

言在尊位而能居下體也若非在尊位則其居下體亦未足貴矣○此正位二字與王居无咎正位也之正位同正字活看謂當尊也正位居體謂能溫恭接下不以尊貴自居用上敬下也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裳二字分而言之則黃為中裳為順合而言之則惟中故順存於中為中形於外為順理一而已雖小異不害其為同也天下無有形於外而不本乎中者惟有黃中之德故能以下體自居○爻辭黃裳二字為一象文言分黃裳二字為二義其究一也○黃裳二字爻下本義以中順合言今文言曰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則中在內而順在外其實一也故周  
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聖賢之言不相謀而相符如此無  
他理一故也○美在其中美字即黃字中字即前本義所謂  
充諸內之內字非中德之中也而暢於四支者即其在中之  
美之所暢也此處孔子又是把順作從中裏發出來底說斷  
不得與爻辭同故曰不可以孔子之說便為文王周公之說  
也○暢於四支復釋居體此本義不及發於事業者舉此以  
該彼也或以發於事業帶美之至也為一意可謂泥矣前爻  
下本義云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諸外見於外者豈獨暢於  
四支而不及發於事業乎無是理也鼎彖傳曰大亨以養聖

賢而本義曰養賢則養殮牢禮當極其盛獨畧了一聖字皆  
省文之例也夫一字猶省之况此四字耶况自有以該其義  
耶通書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誠斯立焉而不及保合太和亦如此此處本義只云暢於  
四支復釋居體而不及發於事業是皆省文之意而於理為  
無所妨者也又如繫辭下傳本義曰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  
之性八卦止舉其四○暢於四支者中德之暢而為順也發  
於事業者亦中德之暢而為順也夫六五德之積於中而形  
於外者如此美之至也○暢四支發事業處要說得居體意  
在不可泛泛說要只是順德也看坤卦六爻俱是收斂順正

之意與乾氣格便自不同

陰疑於陽必戰

疑者似也故本義云疑謂均敵與乎子所惡執一章註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之疑字義同

為其嫌於无陽也

嫌疑也非謂人之嫌之也○坤雖无陽然陽未嘗无也○陽未嘗无者盖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故程子曰天地間不可一日无陽陽无終盡之理

易經象引上經卷之一終

